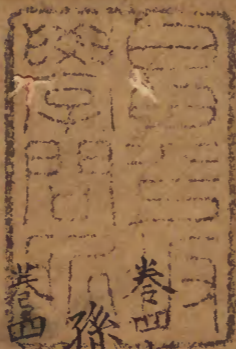


通鑑紀事本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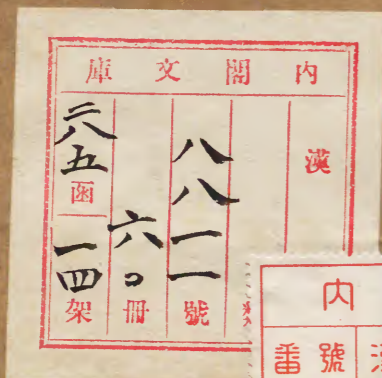


卷四十八  
孫氏據江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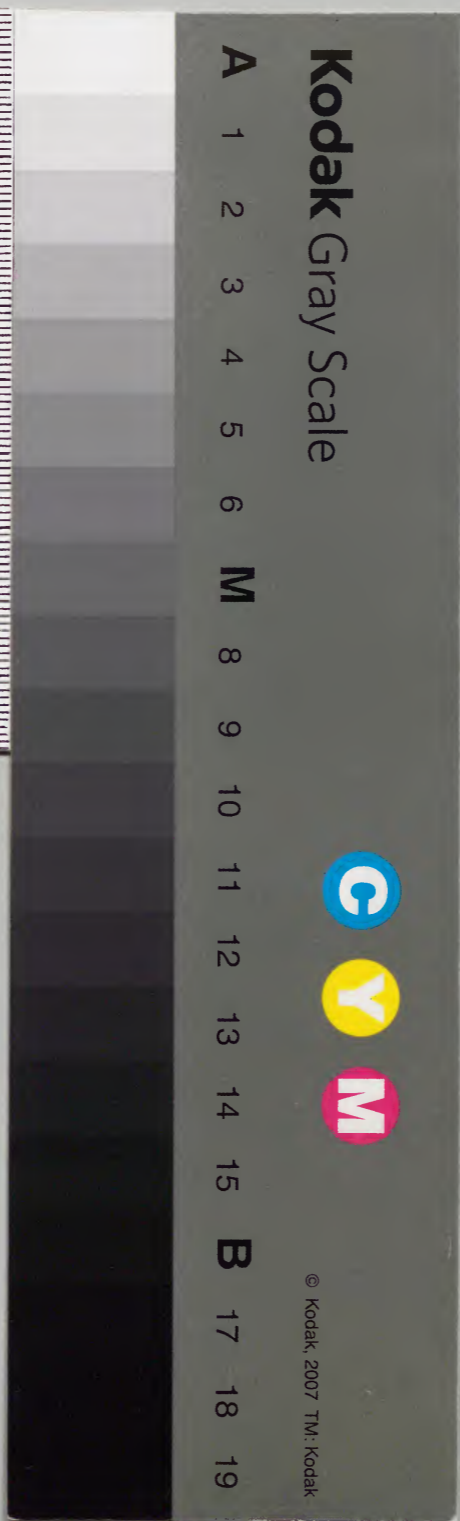
卷四十九

劉備據蜀

卷五十一  
吳蜀通好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811
冊數	60 (13)
函號	285 44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四十八

漢書文庫

宋 建安袁 樞編次

明 太倉張 溥論正

孫氏據江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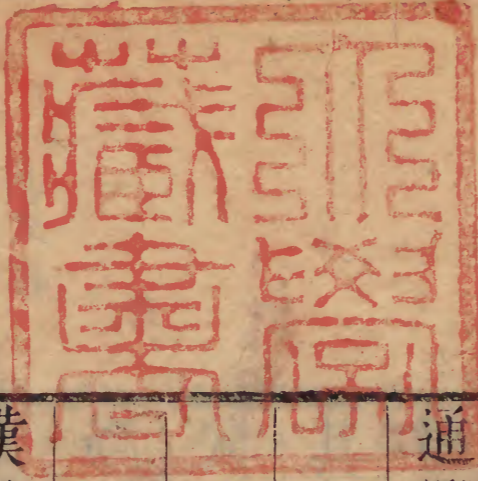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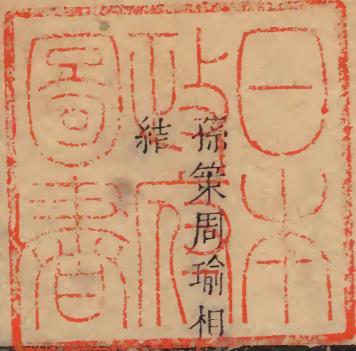
漢獻帝興平元年 初孫堅娶錢唐吳氏生四男策

權翊匡及一女堅從軍於外留家壽春策年十餘歲

已交結知名舒人周瑜與策同年亦英達夙成聞策

聲問自舒來造焉便推結分好勸策徙居舒策從之

瑜乃推道南大宅與策升堂拜母有無通共及堅死



孫堅卒策有復讎之志

策年十七還葬曲阿已乃渡江居江都結納豪俊有復讐之志丹陽太守會稽周昕與袁術相惡術上策舅吳景領丹陽太守攻昕奪其郡以策從兄賁為丹陽都尉策以母弟託廣陵張紘徑到壽春見袁術涕泣言曰亡父昔從長沙入討董卓與明使君會於南陽同盟結好不幸遇難勲業不終策感惟先人舊恩欲自憑結願明使君垂察其誠術甚竒之然未肯還其父兵謂策曰孤用貴舅為丹陽太守賢從伯陽為都尉彼精兵之地可還依召募策遂與汝南呂範及

策見袁術請其父兵

術兩失信于策

族人孫何迎其母詣曲阿依舅氏因緣召募得數百人而為涇縣大帥祖郎所襲幾至危殆於是復往見術術以堅餘兵千餘人還策表拜懷義校尉策騎士有罪逃入術營隱於內廡策指使人就斬之訖詣術謝術曰兵人好叛當共疾之何為謝也由是軍中益畏憚之術初許以策為九江太守已而更用丹陽陳紀後術欲攻徐州從廬江太守陸康求米三萬斛康不與術大怒遣策攻康謂曰前錯用陳紀每恨本意不遂今若得康廬江真卿有也策攻康拔之術復用

其故吏劉勳爲太守策益失望。侍御史劉繇有盛名，詔用爲揚州刺史。及策攻廬江，繇懼爲袁孫所并，遣將樊能屯橫江，張英屯當利以拒之。術使吳景與孫賁共將兵擊英。

二年，初丹陽人朱治嘗爲孫堅校尉，見袁術政德不立，勸孫策歸收江東。時吳景攻樊能、張英等，歲餘不克。策說術曰：「家有舊恩在東，願助舅討橫江。橫江不拔，因投本土，召募可得三萬兵，以佐明使君定天下。」術知其恨，而以劉繇據曲阿，王朗在會稽，謂策未必

朱治說策歸  
江東遂以計  
脫術歸吳

策渡江轉鬪  
所向皆破

能定，乃許之。表策爲折衝校尉，將兵千餘人，騎數十匹，行收兵。比至歷陽，衆五六千。時周瑜從父尚爲丹陽太守，瑜將兵迎之，仍助以資糧。策大喜曰：「吾得卿諧也。」進攻橫江，當利皆拔之。樊能、張英敗走，策渡江轉鬪，所向皆破。莫敢當其鋒者。百姓聞孫郎至，皆失魂魄。長吏委城郭，竄伏山草。及策至，軍士奉令不敢虜畧，雞犬菜茹一無所犯。民乃大悅，競以牛酒勞軍。策爲人美姿顏，能笑語，性闊達，聽受善於用人。是以士民見者莫不盡心樂爲致死。策攻劉繇，牛渚營盡。

策善於用人

通鑑紀事 卷四十八 三  
得邸閣糧穀戰具時彭城相薛禮下邳相丹陽笮融依繇爲盟主禮據秣陵城融屯縣南策皆擊破之又破繇別將於梅陵轉攻湖孰江乘皆下之進擊繇於曲阿繇同郡太史慈時自東萊來省繇會策至或勸繇可以慈爲大將繇曰我若用子義許子將不當笑我邪但使慈偵視輕重時獨與一騎卒遇策於神亭策從騎十三皆堅舊將遼西韓當零陵黃蓋輩也慈便前鬪正與策對策刺慈馬而擊得慈項上手戟慈亦得策兜鍪會兩家兵騎並各來赴於是解散繇與

策敗走劉繇

策威震江東

策戰兵敗走丹徒策入曲阿勞賜將士發恩布令告諭諸縣其劉繇笮融等故鄉部曲來降首者一無所問樂從軍者一身行復除門戶不樂者不彊旬日之間四面雲集得見兵二萬餘人馬千餘匹威震江東丙辰袁術表策行殄寇將軍策將呂範言於策曰今將軍事業日大士衆日盛而綱紀猶有不整者範願斲領都督佐將軍部分之策曰子衡旣士大夫加手下已有大衆立功於外豈宜復屈小職知軍中細事乎範曰不然今捨本土而託將軍者非爲妻子也欲

呂範為策領  
都督軍中威  
禁大行

策待張昭以  
師友之禮

濟世務也。譬猶同舟涉海。一事不牢。即俱受其敗。此亦範計。非但將軍也。策笑無以答。範出。便釋襦著袴。褶執鞭詣閣下。啓事自稱。領都督策。乃授傳。委以衆事。由是軍中肅睦。威禁大行。策以張紘為正議校尉。彭城張昭為長史。常令一人居守。一人從征討。及廣陵秦松陳端等。亦參與謀。策待昭以師友之禮。文武之事。一以委昭。昭每得北方士大夫書疏。專歸於昭。策聞之。歡笑曰。昔管子相齊。一則仲父。二則仲父。而桓公為霸者。宗今子布賢。我能用之。其功名獨不

在我乎。劉繇自丹徒奔豫章。使太守朱皓攻袁術。所用諸葛玄。使笮融助皓攻玄。融詐殺皓。代領郡事。繇進討融。融走入山。為民所殺。詔以前太傅掾華歆為豫章太守。

建安元年秋八月。袁術以讖言代漢者當塗高。自云名字應之。又以袁氏出陳。為舜後。以黃代赤。德運之次。遂有僭逆之謀。聞孫堅得傳國璽。拘堅妻而奪之。及聞天子敗於曹陽。乃會羣下議稱尊號。衆莫敢對。主簿閻象進曰。昔周自后稷至於文王。積德累功。參

袁術議稱尊  
號閻象張承  
言不可不悅

通鑑紀事本末 卷四十八 五  
分天下有其二。猶服事殷。明公雖奕世克昌。未若有周之盛。漢室雖微。未若殷紂之暴也。術默然。術聘處士張範。範不往。使其弟承謝之。術謂承曰。孤以土地之廣。士民之衆。欲徼福齊桓。擬迹高祖。何如。承曰。在德不在彊。夫用德以同天下之欲。雖由匹夫之資。而興霸王之功。不足爲難。若苟欲僭擬于時。而動衆之所棄。誰能興之。術不悅。孫策聞之。與術書曰。成湯討桀。稱有夏多罪。武王伐紂。曰殷有重罰。此二主者。雖有聖德。假使時無失道之過。無由逼而取也。今主上

孫策諫術稱  
帝不納策遂  
與絕

非有惡於天下。徒以幼小脅於彊臣。異於湯武之時也。且董卓貪淫驕陵。志無紀極。至於廢主自興。亦猶未也。而天下同心疾之。况效尤而甚焉者乎。又聞幼主明智聰敏。有夙成之德。天下雖未被其恩。咸歸心焉。使君五世相承。爲漢宰輔。榮寵之盛。莫與爲比。宜効忠守節。以報王室。則旦奭之美。率土所望也。時人多惑圖緯之言。妄牽非類之文。苟以悅主爲美。不顧成敗之計。古今所慎。可不熟慮。忠言逆耳。駁議致憎。苟有益於尊明。無所敢辭。術始自以爲有淮南之衆。

料策必與已合。及得其書，愁沮發疾，既不納其言。策遂與之絕。孫策將取會稽，吳人嚴白虎等眾各萬餘人，處處屯聚。諸將欲先擊白虎等，策曰：「白虎等羣盜，非有大志，此成禽耳。」遂引兵渡浙江，會稽功曹虞翻說太守王朗曰：「策善用兵，不如避之。」朗不從，發兵拒策於固陵。策數渡水戰，不能克。策叔父靜說策曰：「朗負阻城守，難可卒拔。查瀆南去此數十里，宜從彼據其內，所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者也。」策從之。夜多然火為疑兵，分軍投查瀆道，襲高遷屯。朗大驚，遣故

策用孫靜計  
破王朗降之

虞翻諫策微  
行

丹陽太守周昕等帥兵逆戰，策破昕等，斬之。朗遁走。虞翻追隨營護，朗浮海至東冶。策追擊大破之。朗乃詣策降。策自領會稽太守，復命虞翻為功曹，待以交友之禮。策好游獵，翻諫曰：「明府喜輕出，微行從官不暇嚴，吏卒常苦之。夫君人者，不重則不威。故白龍魚服困於豫，且白蛇自放，劉季害之。願少留意。」策曰：「君言是也，然不能改。」

二年夏五月，曹操遣議郎王誦以詔書拜孫策為騎都尉，襲爵烏程侯，領會稽太守，使與呂布及吳郡太



策遣呂範徐  
逸攻走陳瑀

守陳瑀共討袁術策欲得將軍號以自重。誦便承制。假策明漢將軍。策治嚴行到錢唐瑀陰圖襲策。潛結祖郎嚴白虎等使為內應。策覺之遣其將呂範徐逸攻瑀於海西瑀敗。單騎奔袁紹。

周瑜魯肅袁  
術從策

三年冬十二月孫策遣其正議校尉張紘獻方物。曹操欲撫納之表策為討逆將軍封吳侯。以弟女配策弟匡。又為子彰取孫贛女。禮辟策弟權翊。以張紘為侍御史。袁術以周瑜為居巢長。以臨淮魯肅為東城長。瑜肅知術終無所成皆棄官渡江從孫策。策以瑜

策擒祖郎太  
史慈釋以為  
門下督

為建威中郎將。肅因家於曲阿。曹操表徵王朗。策遣朗還。操以朗為諫議大夫。參司空軍事。袁術遣間使齎印綬與丹陽宗師祖郎等。使激動山越共圖孫策。劉繇之犇豫章也。太史慈遁於蕪湖山中。自稱丹陽太守。策已定宣城以東。惟涇以西六縣未服。慈因進任涇縣。大為山越所附。於是策自將討祖郎於陵陽。禽之。策謂郎曰。爾昔襲孤。斫馬鞍。今創軍立事。除棄宿恨。惟取能用。與天下通耳。非但汝。汝勿恐怖。郎叩頭謝罪。即破械署門下賊曹。又討太史慈於勇里。禽

通鑑紀事 卷四十八  
之解縛捉其手曰。寧識神亭時邪。若卿爾時得我云。何慈曰。未可量也。策大笑曰。今日之事。當與卿共之。聞卿有烈義。天下智士也。但所託未得其人耳。孤是卿知己。勿憂不如意也。卽署門下督軍還。祖郎太史慈俱在前導。軍人以為榮會。劉繇卒於豫章。士衆萬餘人。欲奉豫章太守華歆為主。歆以為因時擅命。非人臣所宜。衆守之連月。卒謝遣之。其衆未有所附。策命太史慈往撫安之。謂慈曰。劉牧往責吾為袁氏攻廬江。吾先君兵數千人。盡在公路。許吾志在立事。安

策命太史慈  
撫安華歆

得不屈意於公路以求之乎。其後不遵臣節。諫之。不從。丈夫義交。苟有大故。不得不離。吾交求公路。及絕之本末如此。恨不及其生時。與共論辯也。今兒子在豫章。卿往視之。并宣孤意於其部曲。部曲樂來者與俱來。不樂來者。且安慰之。并觀華子魚所以牧御方規何如。卿須幾兵。多少隨意。慈曰。慈有不赦之罪。將軍量同桓文。當盡死以報德。今並息兵。兵不宜多。將數十人足矣。左右皆曰。慈必北去不還。策曰。子義捨我。當復從誰。餞送昌門。把腕別曰。何時能還。答曰。不

通鑑紀事 卷四十八 九  
過六十日。慈行議者猶紛紜。言遣之非計。策曰。諸君勿復言。孤斷之詳矣。太史子義雖氣勇有膽烈。然非縱橫之人。其心秉道義。重然諾。一以意許。知已死亡不相負。諸君勿憂也。慈果如期而反。謂策曰。華子魚良德也。然無他方規。自守而已。又丹陽僮芝。自擅廬陵。番陽民帥。別立宗部。言我已別立郡。海昏上繚。不受發召。子魚但覩視之而已。策拊掌大笑。遂有兼并之志。

四年冬十一月。廬江太守劉勲。以袁術部曲衆多。不

策僞卑辭以事劉勲

能贍。遣從弟偕求米於上繚。諸宗帥不能滿數。偕召勲使襲之。孫策惡勲兵彊。僞卑辭以事勲。曰。上繚宗民數欺鄙。郡欲擊之。路不便。上繚甚富實。願君伐之。請出兵以爲外援。且以珠寶葛越賂勲。勲大喜。外內盡賀。劉曄獨否。勲問其故。對曰。上繚雖小城。堅池深。攻難守易。不可旬日而舉也。兵疲於外。而國內虛。策乘虛襲我。則後不能獨守。是將軍進屈於敵。退無所歸。若軍必出。禍今至矣。勲不聽。遂伐上繚。至海昏。宗帥知之。皆空壁逃遷。勲了無所得。時策引兵西擊黃

策襲克皖城  
得勲術妻子

策擊走劉勲  
并敗黃祖斬  
韓晞

祖行及石城聞勲在海昏策乃分遣從兄賁輔將八千人屯彭澤自與領江夏太守周瑜將二萬人襲皖城克之得術勲妻子及部曲三萬餘人表汝南李術為廬江太守給兵三千人以守皖城皆徙所得民東詣吳勲還至彭澤孫賁孫輔邀擊破之勲走保流沂求救於黃祖祖遣其子射率船軍五千人助勲策復就攻勲大破之勲北歸曹操射亦遁走策收得勲兵二千餘人船千艘遂進擊黃祖十二月辛亥策軍至沙羨劉表遣從子虎及南陽韓晞將長矛五千來救

虞翻說華歆  
迎策

祖甲寅策與戰大破之斬晞祖脫身走獲其妻子及船六千艘士卒殺溺死者數萬人策盛兵將徇豫章屯于椒丘謂功曹虞翻曰華子魚自有名字然非吾敵也若不開門讓城金鼓一震不得無所傷害卿便在前具宣孤意翻乃往見華歆曰竊聞明府與鄙郡故王府君齊名中州海內所宗雖在東垂常懷瞻仰歆曰孤不如王會稽翻復曰不審豫章資糧器仗士民勇果孰與鄙郡歆曰大不如也翻曰明府言不如王會稽謙光之譚耳精兵不如會稽實如尊教孫討

逆智畧超世。用兵如神。前走劉揚州。軍所親見。南定鄙郡。亦君所聞也。今欲守孤城。自料資糧。已知不足。不早為許。悔無及也。今大軍已次椒丘。僕便還去。明日中迎檄不到者。與君辭矣。歆曰。又在江表。常欲北歸。孫會稽來。吾便去也。乃夜作檄。明旦遣吏齎迎。策便進軍。歆為中迎策。策謂歆曰。府君年德名望。遠近所歸。策年幼稚。宜修子弟之禮。便向歆拜禮。為上賓。策分豫章為廬陵郡。以孫賁為豫章太守。孫輔為廬陵太守。會僮芝病。輔遂進取廬陵。留周瑜鎮巴

策撫袁術妻  
子收載劉繇  
喪

策欲殺魏騰  
吳夫人正言  
釋之

丘。孫策之克皖城也。撫視袁術妻子。及入豫章。收載劉繇喪。善遇其家。士大夫以是稱之。會稽功曹魏騰嘗迂策意。策將殺之。眾憂恐。計無所出。策母吳夫人倚大井。謂策曰。汝新造江南。其事未集。方當優賢禮士。捨過錄功。魏功曹在公。盡規汝。今日殺之。則明日人皆叛汝。吾不忍見禍之及。當先投此井中耳。策大驚。遽釋騰。

五年夏四月。廣陵太守陳登治射陽。孫策西擊黃祖。登誘嚴白虎餘黨。圖為後害。策還擊登軍。到丹徒。須

許貢客三人  
報讎射策

待運糧初策殺吳郡太守許貢貢奴客潛民間欲爲  
貢報讐策性好獵數出驅馳所乘馬精駿從騎絕不  
能及卒遇貢客三人射策中頰後騎尋至皆刺殺之  
策創甚召張昭等謂曰中國方亂以吳越之衆三江  
之固足以觀成敗公等善相吾弟呼權佩以印綬謂  
曰舉江東之衆決機於兩陳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  
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丙午  
策卒時年二十六權悲號未視事張昭曰孝廉此寧  
哭時耶乃改易權服扶令上馬使出巡軍昭率僚屬

策薨以權托  
張昭等

張昭周瑜等  
委心事權

上表朝廷下移屬城中外將校各令奉職周瑜自巴  
丘將兵赴喪遂留吳以中護軍與張昭共掌衆事時  
策雖有會稽吳郡丹陽豫章廬江廬陵然深險之地  
猶未盡從流寓之士皆以安危去就爲意未有君臣  
之固而張昭周瑜等謂權可與共成大業遂委心而  
服事焉冬十月曹操聞孫策死欲因喪伐之侍御  
史張紘諫曰乘人之喪既非古義若其不克成讐棄  
好不如因而厚之操卽表權爲討虜將軍領會稽太  
守操欲令紘輔權內附乃以紘爲會稽東部都尉紘

張紘請曹操  
厚權

吳太夫人委  
紘昭輔權

董襲言江東  
可保

至吳大夫人以權年少委紘與張昭共輔之。紘思惟  
補察知無不為。太夫人問揚武都尉會稽董襲曰。江  
東可保否。襲曰。江東有山川之固。而討逆明府恩德  
在民。討虜承基。大小用命。張昭秉衆事。襲等為爪牙。  
此地利人和之時也。萬無所憂。權遣張紘之部。或以  
紘本受北任。嫌其志趣不止於此。權不以介意。魯肅  
將北還。周瑜止之。因薦肅於權曰。肅才宜佐時。當廣  
求其比。以成功業。權即見肅與語。悅之。賓退。獨引肅  
合榻對飲曰。今漢室傾危。孤思有桓文之功。君何以

魯肅以王業  
勸權

張昭毀肅權  
益重肅

權寵任呂蒙

佐之。肅曰。昔高帝欲尊事義帝而不獲者。以項羽為  
害也。今之曹操猶昔項羽將軍。何由得為桓文乎。肅  
竊料之。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為將軍計。惟  
有保守江東。以觀天下之釁耳。若因北方多務。勦除  
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此王業也。權  
曰。今盡力一方。冀輔漢耳。此言非所及也。張昭毀肅  
年少。羸疎。權益貴重。之賞賜儲待。富擬其舊。權料諸  
小將兵少。而用薄者。并合之。別部司馬汝南呂蒙軍  
容鮮整。士卒練習。權大悅。增其兵。寵任之功。曹駱統

賂統勸權尊賢接士

勸權尊賢接士。勤求損益。饗賜之日。人人別進。問其燥濕。加以密意。誘諭使言。察其志趣。權納用焉。統俊之子也。廬陵太守孫輔。恐權不能保江東。陰遣人齎書呼曹操。行人以告。權悉斬輔親近。分其部曲。徙輔置東。曹操表徵華歆為議郎。參司空軍事。廬江太守李術不肯事權。而多納其亡叛。權以狀白曹操曰。嚴刺史昔為公所用。而李術害之。肆其無道。宜速誅滅。今術必復詭說求救。明公居阿衡之任。海內所瞻。願敕執事。勿復聽受。因舉兵攻術於皖城。術求救於操。

權攻殺李術

操不救。遂屠其城。梟術首。徙其部曲二萬餘人。

嚴刺史者

揚州刺史嚴象也

七年秋九月。曹操下書責孫權。任子權召羣僚會議。張昭秦松等猶豫不決。權引周瑜詣吳夫人前定議。瑜曰。昔楚國初封。不滿百里之地。繼嗣賢能。廣土開境。遂據荆揚。至於南海。傳業延祚。九百餘年。今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郡之眾。兵精糧多。將士用命。鑄山為銅。煮海為鹽。境內富饒。人不思亂。有何偏迫。而欲送質質。一入。不得不與曹氏相首尾。與相首尾。則命

周瑜勸權勿送質曹操



召不得不往如此便見制於人也。極不過一侯印。僕從十餘人。車數乘。馬數匹。豈與南面稱孤同哉。不如勿遣。徐觀其變。若曹氏能率義以正天下。將軍事之未晚。若圖爲暴亂。彼自亡之。不暇焉。能害人。吳夫人曰。公瑾議是也。公瑾與伯符同年小一月耳。我視之如子也。汝其兄事之。遂不送質。

八年冬十月孫權西伐黃祖。破其舟軍。惟城未克。而山寇復動。權還過豫章。使征虜中郎將呂範平鄱陽。會稽盪寇中郎將程普討樂安。建昌都尉太史慈領

呂範等悉平山越

賀齊平亂民

海昏以別部司馬黃蓋韓當周泰呂蒙等守劇縣令長。討山越悉平之。建安漢興南平民作亂。聚衆各萬餘人。權使南部都尉會稽賀齊進討。皆平之。復立縣邑。料出兵萬人。拜齊平東校尉。

十二年孫權西擊黃祖。虜其人民而還。權母吳氏疾篤。引見張昭等。屬以後事而卒。

十三年初巴郡甘寧將僮客八百人歸劉表。表儒人不習軍事。寧觀表事執。終必無成。恐一朝衆散。并受其禍。欲東入吳。黃祖在夏口。軍不得過。乃留依祖。

比寧射殺凌  
操以免黃祖

蘇飛數薦寧  
祖不用遂奔  
權

三年祖以凡人畜之孫權擊祖祖軍敗走權校尉凌  
操將兵急追之寧善射將兵在後射殺操祖由是得  
免軍罷還營待寧如初祖都督蘇飛數薦寧祖不用  
寧欲去恐不免飛乃白祖以寧為邾長寧遂亡犇孫  
權周瑜呂蒙共薦達之權禮異同於舊臣寧獻策於  
權曰今漢祚日微曹操終為篡盜南荆之地山川形  
便誠國之西執也寧觀劉表慮既不遠兒子又劣非  
能承業傳基者也至尊當早圖之不可後操圖之之  
計宜先取黃祖祖今昏耄已甚財穀並乏左右貪縱

寧請權圖祖

史士心怨舟船戰具頓廢不修怠於耕農軍無法伍  
至尊今往其破可必一破祖軍鼓行而西據楚關大  
勢彌廣即可漸規巴蜀矣權深納之張昭時在坐難  
曰今吳下業業若軍果行恐必致亂寧謂昭曰國家  
以蕭何之任付君君居守而憂亂奚以希慕古人乎  
權舉酒屬寧曰興霸今年行討如此酒矣決以付卿  
卿但當勉建方畧令必克祖則卿之功何嫌張長史  
之言乎權遂西擊黃祖祖橫兩蒙衝挾守沔口以楫  
閣大繼繫石為碇上有千人以弩交射飛矢雨下軍

董襲凌統呂蒙破斬黃祖

寧請權赦蘇飛

權命統不得讎寧

蕭請權結劉備共治曹操

不得前偏將軍董襲與別部司馬凌統俱為前部各將敢死百人人被兩鎧乘大舸突入蒙衝裏襲身以刀斷兩繼蒙衝乃橫流大兵遂進祖令都督陳就以水軍逆戰平北都尉呂蒙勒前鋒親梟就首於是將士乘勝水陸並進傳其城盡銳攻之遂屠其城祖挺身走追斬之虜其男女數萬口權先作兩函欲以盛祖及蘇飛首權為諸將置酒其寧下席叩頭血涕交流為權言飛疇昔舊恩寧不值飛固已捐骸於溝壑不得致命於麾下今飛罪當夷戮特從將軍乞其首

領權感其言謂曰今為君置之若走去何寧曰飛免分裂之禍受更生之恩逐之尚必不走豈當圖亡哉若爾寧頭當代入函權乃赦之凌統怨寧殺其父操常欲殺寧權命統不得讎之令寧將兵屯於它所秋八月劉表卒初魯肅聞劉表卒言於孫權曰荆州與國鄰接江山險固沃野萬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劉表新亡二子不協軍中諸將各有彼此劉備天下梟雄與操有隙寄寓於表表惡其能而不能用於若備與彼協心上下齊同則宜

操向荆州備  
欲投吳巨肅  
止之

撫安與結盟好如有離違宜別圖之以濟大事肅請  
得奉命弔表二子并慰勞其軍中用事者及說備使  
撫表衆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備必喜而從命如其克  
諧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爲操所先權即遣肅行  
到夏口聞操已向荆州晨夜兼道比至南郡而琮已  
降備南走肅徑迎之與備會於當陽長坂肅宣權旨  
論天下事執致殷勤之意且問備曰豫州今欲何至  
備曰與倉梧太守吳巨有舊欲往投之肅曰孫討虜  
聰明仁惠敬賢禮士江表英豪咸歸附之已據有六

肅與諸葛亮  
定交

亮說權絕操  
魯肅周瑜同  
之

郡兵精糧多足以立事今爲君計莫若遺腹心自結  
於東以共濟世業而欲投吳巨是凡人偏在遠郡  
行將爲人所併豈足託乎備甚悅肅又謂諸葛亮曰  
我子瑜友也即共定交子瑜者亮兄瑾也避亂江東  
爲孫權長史備用肅計進住鄂縣之樊口曹操自江  
陵將順江東下諸葛亮謂劉備曰事急矣請奉命求  
救於孫將軍遂與魯肅俱詣孫權亮見權於柴桑說  
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江東劉豫州收衆漢南與  
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畧已平矣遂破荊州

通鑑紀事 卷四十八 十九  
威震四海。英雄無用武之地。故豫州遁逃至此。願將  
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  
早與之絕。若不能。何不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  
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  
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  
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况劉豫州王室之  
胄。英才蓋世。衆士慕仰。若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  
乃天也。安能復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  
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

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  
豫州軍雖敗於長阪。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  
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  
疲敝。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  
彊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  
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  
偪兵執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  
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  
則荊吳之執彊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

通鑑紀事 卷四十八  
權大悅與其羣下謀之。是時曹操遺權書曰：近者奉辭伐罪，旌麾南指，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於吳。權以示羣下，莫不響震失色。長史張昭等曰：曹公豺虎也，挾天子以征四方，動以朝廷爲辭，今日拒之事，更不順。且將軍大執，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江州，奄有其地，劉表治水軍，蒙衝鬪艦，乃以千數，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陸俱下，此爲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勢力衆寡，又不可論。愚謂大計不如迎之。魯肅獨不言。權起更衣，肅追於

宇下。權知其意，執肅手曰：卿欲何言？肅曰：向察衆人之議，專欲誤將軍，不足與圖大事。今肅可迎操耳。如將軍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肅迎操，操當以肅還付鄉黨。品其名位，猶不失下曹從事。乘犢車，從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將軍迎操，欲安所歸乎？願早定大計，莫用衆人之議也。權歎息曰：諸人持議甚失孤望。奉卿廓開大計，正與孤同。時周瑜受使至番陽，肅勸權召瑜還。瑜至，謂權曰：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

通鑑紀事 卷四十八  
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業。當橫行天下。爲漢家除殘去穢。况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請爲將軍籌之。今北土未平。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爲操後患。而操舍鞍馬。杖舟楫。與吳越爭衡。又今盛寒。馬無橐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禽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數萬人。進住夏口。保爲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尚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

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因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復有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乃罷會。是夜瑜復見權曰。諸人徒見操書言水步八十萬。而各恐懼。不復料其虛實。便開此議。甚無謂也。今以實校之。彼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六萬。且已久疲。所得表衆亦極七八萬耳。尚懷狐疑。夫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衆。衆數雖多。甚不足畏。瑜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願將軍勿慮。權撫其背曰。公瑾卿言至此。甚合孤心。子布元表諸人。各顧妻子。挾持私慮。深失所望。獨卿與

子敬與孤同耳。此天以卿二人贊孤也。五萬兵難卒合。已選三萬人。船糧戰具俱辦。卿與子敬程公便在前發。孤當續發。人衆多載資糧爲卿後援。卿能辦之者。誠決邂逅不如意。便還就孤。孤當與孟德決之。遂以周瑜程普爲左右督。將兵與備并力逆操。以魯肅爲贊軍校尉。助畫方略。劉備在樊口。日遣邏吏於水次候望。權軍吏望見瑜船。馳往白備。備遣人慰勞之。瑜曰。有軍任不可得委署。儻能屈威。誠副其所望。備乃乘單舸往見瑜。問曰。今拒曹公。深爲得計。戰卒有

黃蓋進火攻之策大破操軍

幾瑜曰。三萬人。備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觀瑜破之。備欲呼魯肅等共會語。瑜曰。受命不得妄委署。若欲見子敬。可別過之。備深愧喜。進與操遇於赤壁。時操軍衆已有疾疫。初一交戰。操軍不利。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鬪艦十艘。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幕。上建旌旗。豫備走舸。繫於其尾。先以書遺操。詐云欲降。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



操軍吏士皆出營立觀指言蓋降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頃之煙炎張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瑜等率輕銳繼其後雷鼓大進北軍大壞操引軍從華容道步走遇泥濘道不通天又大風悉使羸兵負草填之騎乃得過羸兵爲人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衆劉備周瑜水陸並進追操至南郡時操軍兼以饑疫死者大半操乃留征南將軍曹仁橫野將軍徐晃守江陵折衝將軍樂進守襄陽引軍北還周瑜是普將數萬衆

甘寧取夷陵

與曹仁隔江未戰甘寧請先徑進取夷陵往卽得其城因入守之益州將襲肅舉軍降周瑜表以肅兵益橫野中郎將呂蒙蒙盛稱肅有膽用且慕化遠來於義宜益不宜奪也權善其言還肅兵曹仁遣兵圍甘寧寧困急求救於周瑜諸將以爲兵少不足分呂蒙謂周瑜程普曰留凌公績於江陵蒙與君行解圍釋急執亦不久蒙保公績能十日守也瑜從之大破仁兵於夷陵獲馬三百匹而還於是將士形執自信瑜乃度江屯北岸與仁相拒十二月孫權自將圍合肥

呂蒙請瑜救  
寧大破曹仁

張紘諫權輕  
騎突敵

十四年春三月孫權圍合肥。又不下。權率輕騎欲身  
往突敵。長史張紘諫曰。夫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也。今  
麾下恃盛壯之氣。忽疆暴之虜。三軍之衆。莫不寒心。  
雖斬將搴旗。威震敵場。此乃偏將之任。非主將之宜  
也。願抑賁育之勇。懷霸王之計。權乃止。曹操遣將軍  
張喜將兵解圍。久而未至。揚州別駕楚國蔣濟密白  
刺史。偽得喜書云。步騎四萬已到雩婁。遣主簿迎喜。  
三部使齎書語城中守將。一部得入城。二部爲權兵  
所得。權信之。遽燒圍走。冬十二月周瑜攻曹仁。歲

曹仁委城走

瑜將幹不敢說

餘所殺傷甚衆。仁委城走。權以瑜領南郡太守。屯據  
江陵。程普領江夏太守。治沙羨。呂範領彭澤太守。呂  
蒙領尋陽令。曹操密遣九江蔣幹往說周瑜。幹以才  
辯。獨步於江淮之間。乃布衣葛巾。自託私行詣瑜。  
瑜出迎之。立謂幹曰。子翼良苦。遠涉江湖。爲曹氏作說  
客邪。因延幹與周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仗。訖還。  
飲宴。示之侍者服飾珍玩之物。因謂幹曰。丈夫處世。  
遇知己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行計  
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能移其意乎。幹但笑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十八 二十五  
無所言還白操稱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能間也

十五年冬十二月周瑜詣京見權曰今曹操新敗憂

在腹心未能與將軍連兵相事也乞與奮威

奮威者孫堅弟

子丹陽太守瑜也

俱進取蜀而并張魯因留奮威固守其地

與馬超結援瑜還與將軍據襄陽以賊操北方可圖

也權許之周瑜還江陵為行裝於道病困與權牋曰

修短命矣誠不足惜但恨微志未展不復奉教命耳

方今曹操在北疆場未靜劉備寄寓有似養虎天下

之事未知終始此朝士盱食之秋至尊垂慮之日也

周瑜卒於巴丘

魯肅忠烈臨事不苟可以代瑜儻所言可采瑜死不

朽矣卒於巴丘權聞之哀慟曰公瑾有王佐之資今

忽短命孤何賴哉自迎其喪於蕪湖瑜有一女二男

權為長子登娶其女以其男循為騎都尉妻以女胤

為興業都尉妻以宗女權以魯肅為奮武校尉代

瑜領兵令程普領南郡太守魯肅勸權以荊州借劉

備與共拒曹操權從之乃分豫章為番陽郡分長沙

為漢昌郡復以程普領江夏太守魯肅為漢昌太守

屯陸口

肅勸權以荊州借備共拒曹操

張紘劉備勸  
權居秣陵

呂蒙說權作  
濡須塢

曹操破權江  
西營獲公孫

十七年 初張紘以秣陵山川形勝勸孫權以為治所及劉備東過秣陵亦勸權居之權於是作石頭城徙治秣陵改秣陵為建業 秋九月呂蒙聞曹操欲東兵說孫權夾濡須水口立塢諸將皆曰上岸擊賊洗足入船何用塢為蒙曰兵有利鈍戰無百勝如有邂逅敵步騎感人不暇及水其得入船乎權曰善遂作濡須塢 冬十月曹操東擊孫權

十八年春正月曹操進軍濡須口號步騎四十萬攻破孫權江西營獲其都督公孫陽權率眾七萬禦之

陽

操徹軍還

相守月餘操見其舟船器仗軍伍整肅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如劉景升兒子豚犬耳權為賤與操說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別紙言足下不死孤不得安操語諸將曰孫權不欺孤乃徹軍還

十九年 初魏公操遣廬江太守朱光屯皖大開稻田呂蒙言於孫權曰皖田肥美若一收熟彼眾必增宜早除之閏月權親攻皖城諸將欲作土山添攻具呂蒙曰治攻具及土山必歷日乃成城備既修外救必至不可圖也且吾乘雨水以入若流經日水必向

呂蒙其寧攻  
破皖城獲朱  
光

盡還道艱難。蒙竊危之。今觀此城不能甚固。以三軍銳氣四面並攻。不移時可拔。及水以歸。全勝之道也。權從之。蒙薦其寧為升城督。寧手持練。身緣城。為士卒先。蒙以精銳繼之。手執枹鼓。士卒皆騰踊。侵晨進攻。食時破之。獲朱光及男女數萬口。既而張遼至。夾石聞城已拔。乃退。權拜呂蒙為廬江太守。還屯尋陽。二十年秋八月。孫權率眾十萬圍合肥。時張遼、李典、樂進將七千餘人屯合肥。魏公操之征張魯也。為教與合肥護軍薛悌署函邊曰：賊至乃發。及權至，發教。

教曰：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諸將以眾寡不敵疑之。張遼曰：公遠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執，以安眾心。然後可守也。進等莫對。遼怒曰：成敗之機，在此一戰。諸君若疑，我將獨決之。李典素與遼不睦，慨然曰：此國家大事。顧君計何如耳。吾可以私憾而忘公義乎？請從君而出。於是遼夜募敢從之士，得八百人。椎牛犒饗，明旦遼被甲持戟先登陷陣，殺數十人，斬二大將，大呼自名，衝壘入。至權麾下，權

大驚不知所為走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遼叱權下戰權不敢動望見遼所將眾少乃聚圍遼數重遼急擊圍開將麾下數十人得出餘眾號呼曰將軍棄我乎遼復還突圍拔出餘眾權人馬皆披靡無敢當者自旦戰至日中吳人奪氣乃還修守備眾心遂安權守合肥十餘日城不可拔徹軍還兵皆就路權與諸將在逍遙津北張遼覘望知之即將步騎奄至其寧與呂蒙等力戰扞敵凌統率親近扶權出圍復還與遼戰左右盡死身亦被創度權已免乃還權乘駿馬上

津橋橋南已徹丈餘無版親近監谷利在馬後使權持鞍緩控利於後著鞭以助馬執遂得超度賀齊卒三千人在津南迎權權由是得免權入大船宴飲賀齊下席涕泣曰至尊人主常當持重今日之事幾至禍敗羣下震怖若無天地願以此為終身之誠權自前收其淚曰大慙謹已刻心非但書紳也

二十一年冬十月魏王操治兵擊孫權

二十二年春正月魏王操軍居巢孫權保濡須一月操進攻之三月操引軍還留伏波將軍夏侯惇都督

權令徐詳詣  
操請降

魯肅卒嚴峻  
以督兵讓呂  
蒙

曹仁張遼等二十六軍屯居巢。權令都尉徐詳詣操請降。操報使修好。誓重結婚。權留平虜將軍周泰督濡須。冬十月魯肅卒。孫權以從事中郎彭城嚴峻代肅督兵萬人鎮陸口。眾人皆為峻喜。峻固辭以樸素書生。不閑軍事。發言懇惻。至於流涕。權乃以左護軍虎威將軍呂蒙兼漢昌太守以代之。眾嘉嚴峻能以實讓。定威校尉吳郡陸遜言於孫權曰。方今克敵寧亂。非眾不濟。而山寇舊惡。依阻深地。夫腹心未平。難以圖遠。可大部伍。取其精銳。權從之。以為帳下

權命陸遜討  
破費棧

遜不毀淳于  
式

右部督會丹陽賊帥費棧作亂。扇動山越。權命遜討棧。破之。遂部伍東三郡。疆者為兵。羸者補戶。得精卒數萬人。宿惡盪除。所至肅清。還屯蕪湖。會稽太守淳于式表遜枉取民人。愁擾所在。遜後詣都。言次稱式佳吏。權曰。式白君而君薦之。何也。遜對曰。式意欲養民。是以白遜。若遜復毀式以亂聖聽。不可長也。權曰。此誠長者之事。顧人不能為耳。

二十四年秋七月孫權攻合肥。時諸州兵戍淮南。揚州刺史溫恢謂兖州刺史裴潛曰。此間雖有感。然不

關羽大勝于禁等七軍皆沒遂降

司馬懿將濟請操勸權躡羽

足憂今水潦方生而子孝縣軍無有遠備關羽驍猾正恐征南有變耳已而關羽果使南郡太守糜芳守江陵將軍傅士仁守公安羽自率眾攻曹仁於樊仁使左將軍于禁立義將軍龐惠等屯樊北八月大霖雨漢水溢平地數丈于禁等七軍皆沒禁與諸將登高避水羽乘大船就攻之禁等窮迫遂降龐惠不降罵羽羽殺之冬十月丞相軍司馬司馬懿西曹屬蔣濟言於操曰于禁等為水所沒非戰攻之失於國家大計未足有損劉備孫權外親內疎關羽得志權

必不願也可遣人勸權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操從之魏王操之出漢中也孫權為牋與魏王操請以討羽自效呂蒙襲公安江陵羽守將傅士仁糜芳皆降蒙入江陵釋于禁之囚得關羽及將士家屬皆慰撫之羽遁走兵皆解散潘璋司馬馬忠護羽及其子平於章鄉斬之事見吳蜀通好十二月魏王操表孫權為票騎將軍假節領荊州牧封南昌侯魏文帝黃初元年文帝即位秋七月孫權遣使奉獻二年夏四月孫權自公安徙都鄂更名鄂曰武昌



孫權求降劉  
曄勸曹丕襲  
之不聽

秋八月孫權遣使稱臣卑辭奉章并送于禁等還朝  
臣皆賀劉曄獨曰權無故求降必內有急權前襲殺  
關羽劉備必大興師伐之外有疆寇衆心不安又恐  
中國往承其釁故委地求降一以却中國之兵二假  
中國之援以彊其衆而疑敵人耳天下三分中國十  
有其八吳蜀各保一州阻山依水有急相救此小國  
之利也今還自相攻天亡之也宜大興師徑度江襲  
之蜀攻其外我襲其內吳之亡不出旬月矣吳亡則  
蜀孤若割吳之半以與蜀蜀固不能久存况蜀得其

外我得其內乎帝曰人稱臣降而伐之疑天下欲來  
者心不若且受吳降而襲蜀之後也對曰蜀遠吳近  
又聞中國伐之便還軍不能止也今備已怒興兵擊  
吳聞我伐吳知吳必亡將喜而進與我爭割吳地必  
不改計抑怒救吳也帝不聽遂受吳降于禁鬚髮皓  
白形容憔悴見帝泣涕頓首帝慰喻以荀林父孟明  
視故事拜安遠將軍令北詣鄴謁高陵帝使豫於陵  
屋畫關羽戰克龐惠憤怒禁降服之狀禁見慙恚發  
病死

于禁慙死

通鑑紀事 卷四十八  
臣光曰于禁將數萬衆。敗不能死。生降於敵。既而復歸。文帝廢之可也。殺之可也。乃畫陵屋以辱之。斯爲不君矣。

丁巳遣太常邢貞奉策卽拜孫權爲吳王。加九錫。劉曄曰不可。先帝征伐天下。十兼其八。威震海內。陛下受禪卽真。德合天地。聲暨四遠。權雖有雄才。故漢票騎將軍南昌侯耳。官輕執卑。士民有畏中國心。不可彊迫。與成所謀也。不得已受其降。可進其將軍號。封十萬戶侯。不可卽以爲王也。夫王位去天子一階耳。

丕拜權爲吳王。曄諫不聽。

其禮秩服御相亂也。彼直爲侯。江南士民未有君臣之分。我信其僞降。就封殖之。崇其位號。定其君臣。是爲虎傅翼也。權旣受王位。却蜀兵之後。外盡禮以事中國。使其國內皆聞。內爲無禮。以怒陛下。陛下赫然發怒。興兵討之。乃徐告其民曰。我委身事中國。不愛珍貨重寶。隨時貢獻。不敢失臣禮。而無故伐我。必欲殘我國家。俘我民人。以爲僕妾。吳民無緣不信其言也。信其言而感怒。上下同心。戰加十倍矣。又不聽。諸將以吳內附。意皆縱緩。獨征南大將軍夏侯尚益修

不誅曹偉

通鑑紀事 卷四十八  
攻守之備。山陽曹偉素有才名。聞吳稱藩。以白衣與吳王交書求賂。欲以交結京師。帝聞而誅之。吳人城武昌。十一月。邢真至吳。吳人以為宜稱上將軍九州伯。不當受魏封。吳王曰。九州伯。於古未聞也。昔沛公亦受項羽封為漢王。蓋時宜耳。有何損邪。遂受之。吳王出都亭候真。真入門不下車。張昭謂真曰。夫禮無不敬。法無不行。而君敢自尊大。豈以江南寡弱。無方寸之刃。故乎。真即遽下車。中郎將琅邪徐盛忿憤。顧謂同列曰。盛等不能奮身出命。為國家并許洛。

徐盛以稱臣為耻

吞巴蜀。而令吾君與貞盟。不亦辱乎。因涕泣橫流。貞聞之。謂其徒曰。江東將相如此。非久下人者也。吳王遣中大夫南陽趙咨入謝。帝問曰。吳王何等主也。對曰。聰明仁智。雄畧之主也。帝問其狀。對曰。納魯肅於凡品。是其聰也。拔呂蒙於行陳。是其明也。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荊州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州。虎視於天下。是其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畧也。帝曰。吳王頗知學乎。咨曰。吳王浮江萬艘。帶甲百萬。任賢使能。志存經畧。雖有餘閑。博覽書傳。歷史籍。采微奧。

曹丕求雀頭  
香等物權皆  
與之

通鑑紀事 卷四十一 三十四  
不效書生尋章擿句而已。帝曰：吳可征不？對曰：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備禦之固。帝曰：吳難魏乎？對曰：帶甲百萬，江漢爲池，何難之有？帝曰：吳如大夫者幾人？對曰：聰明特達者八九十人。如臣之比，車載斗量，不可勝數。帝遣使求雀頭香、大貝、明珠、象牙、犀角、玳瑁、孔雀、翡翠、鬪鴨、長鳴雞於吳。吳羣臣曰：荆揚二州，貢有常典，魏所求珍玩之物，非禮也。宜勿與。吳王曰：方有事於西北，江表元元恃主爲命，彼所求者於我瓦石耳，孤何惜焉！且彼在諒闇之中，而所求若此，寧

可與言禮哉？皆具以與之。十二月，帝欲封吳王子登爲萬戶侯。吳王以登年幼，上書辭不受。復遣西曹掾吳郡沈珩入謝，并獻方物。帝問曰：吳嫌魏東向乎？珩曰：不嫌。曰：何以？曰：信恃舊盟，言歸于好，是以不嫌。若魏渝盟，自又豫備。又問：聞太子當來，寧然乎？珩曰：臣在東朝，朝不坐，宴不與。若此之議，無所聞也。帝善之。

三年，初，吳王遣于禁護軍浩周、軍司馬東里袞詣帝，自陳誠款，辭甚恭懇。帝問周等：權可信乎？周以爲

權必臣服而袞謂其不可必服帝悅周言以爲有以知之故立爲吳王復使周至吳周謂吳王曰陛下未信王遣子入侍周以闔門百口明之吳王爲之流涕霑襟指天爲誓周還而侍子不至但多設虛辭帝欲遣侍中辛毗尚書栢階往與盟誓并責任子吳王辭讓不受帝怒欲伐之劉曄曰彼新得志上下齊心而阻帶江湖不可倉卒制也帝不從九月命征東大將軍曹休前將軍張遼鎮東將軍臧霸出洞口大將軍曹仁出濡須上軍大將軍曹貞征南大將軍夏侯尚

劉曄諫王伐  
權不從

左將軍張郃右將軍徐晃圍南郡吳建威將軍呂範督五軍以舟軍拒休等左將軍諸葛瑾平北將軍潘璋將軍楊粲救南郡裨將軍朱桓以濡須督拒曹仁冬十月吳王以楊越蠻夷多未平集乃卑辭上書求自改厲若罪在難除必不見置當奉還土地民人寄命交州以終餘年又與浩周書云欲爲子登求昏宗室又云以登年弱欲遣孫長緒張子布隨登俱來帝報曰朕之與君大義已定豈樂勞師遠臨江漢若登身朝到夕召兵還耳於是吳王改元黃武臨江拒

通鑑紀事 卷四十八 三十一  
守帝自許昌南征復郢州爲荊州十一月辛丑帝如宛曹休在洞口自陳願將銳卒虎步江南因敵取資事必克捷若其無臣不須爲念帝患休便渡江驛馬止之侍中董昭侍側曰竊見陛下有憂色獨以休濟江故乎今者渡江人情所難就休有此志執不獨行當須諸將臧霸等旣富且貴無復它望但欲終其天命保守祿祚而已何肯乘危自投死地以求微倖苟霸等不進休意自阻臣恐陛下雖有敕渡之詔猶必沈吟未便從命也頃之會暴風吹吳呂範等船縋纜

曹休兵敗

悉斷直詣休等營下斬首獲生以千數吳兵迸散帝聞之敕諸軍促渡軍未時進吳救船遂至收軍還江南曹休使臧霸追之不利將軍尹盧戰死吳將孫盛督萬人據江陵中洲以爲南郡外援

四年春正月曹真使張郃擊破吳兵遂奪據江陵中洲二月曹仁以步騎數萬向濡須先揚聲欲東攻羨溪朱桓分兵赴之旣行仁以大軍徑進桓聞之追還羨溪兵未到而仁奄至時桓手下及所部兵在者纔五千人諸將業業各有懼心桓喻之曰凡兩軍

朱桓大敗曹  
仁兵斬常雕  
虜王雙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十八  
交對勝負在將不在衆寡。諸君聞曹仁用兵行師，孰與桓邪？兵法所以稱客倍而主人半者，謂俱在平原。無城隍之守，又謂士卒勇怯齊等故耳。今仁既非智勇，加其士卒甚怯，又千里步涉，人馬罷困。桓與諸君共據高城，南臨大江，北背山陵，以逸待勞，為主制客。此百戰百勝之執。雖曹丕自來，尚不足憂。况仁等邪？桓乃偃旗鼓，外示虛弱，以誘致仁。仁遣其子泰攻濡須城，分遣將軍常雕、王雙等乘油船，別襲中洲。中洲者，桓部曲妻子所在也。蔣濟曰：賊據西岸，列船上流。

呂蒙死薦朱  
然自代

養

而兵入洲中，是爲自內地獄。危亡之道也。仁不從，自將萬人留橐臯，爲泰等後援。桓遣別將擊雕等，而身自拒泰。泰燒營退，桓遂斬常雕，生虜王雙，臨陳殺溺死者千餘人。初，呂蒙病篤，吳王問曰：卿如不起，誰可代者？蒙對曰：朱然膽守有餘，愚以爲可任。朱然者，九真太守朱治姊子也。本姓施氏，治義以爲子。時爲昭武將軍，蒙卒，吳王假然節鎮江陵。及曹真等圍江陵，破孫盛，吳王遣諸葛瑾等將兵往解圍。夏侯尚擊却之，江陵中外斷絕，城中兵多腫病，堪戰者裁五千人。

朱然破魏兩屯

董昭疏夏侯尚當敗

真等起土山鑿地道立樓櫓臨城弓矢雨注將士皆失色然晏如無恐意方厲吏士伺間隙攻破魏兩屯魏兵圍然凡六月江陵令姚泰領兵備城北門見外兵盛城中人少穀食且盡懼不濟謀爲內應然覺而殺之時江水淺陘夏侯尚欲乘船將步騎入渚中安屯作浮橋南北往來議者多以爲城必可拔董昭上疏曰武皇帝智勇過人而用兵畏敵不敢輕之若此也夫兵好進惡退常然之數平地無險猶尚艱難就當深入還道宜利兵有進退不可如意今屯渚中至

深也浮橋而濟至危也一道而行至陘也三者兵家所忌而今行之賊頻攻橋誤有漏失渚中精銳非魏之有將轉化爲吳矣臣私感之忘寢與食而議者怡然不以爲憂豈不惑哉加江水向長一旦暴增何以防禦就不破賊尚當自完奈何乘危不以爲懼惟陛下察之帝卽詔尚等促出吳人兩頭並前魏兵一道引去不時得泄僅而獲濟吳將潘璋已作荻筏欲以燒浮橋會尚退而止後旬日江水大漲帝謂董昭曰君論此事何其審也會天大疫帝悉召諸軍還三月



賈詡言吳蜀  
不可伐不  
納

丙申車駕還洛陽。初帝問賈詡曰：「吾欲伐不從命，以一天下，吳蜀何先？」對曰：「攻取者先兵權，建本者尚德化。陛下應期受禪，撫臨率土，若綏之以文德而俟其變，則平之不難矣。吳蜀雖蕞爾小國，依山阻水，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虛實，陸遜見兵執據險守要，汎舟江湖，皆難卒謀也。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故舉無遺策。臣竊料羣臣無備，權對雖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之執也。昔舜舞干戚而有苗服，臣以爲當今宜先文後武。」帝不納。軍竟無功。丁未

陳忠侯曹仁卒

幸毗諫不伐  
吳不從

五年秋七月，帝欲大興軍伐吳，侍中辛毗諫曰：「方今天下新定，土廣民稀，而欲用之，臣誠未見其利也。先帝屢起銳師，臨江而旋，今六軍不增於故，而復修之，此未易也。今日之計，莫若養民屯田十年，然後用之。則役不再舉矣。」帝曰：「如卿意，更當以虜遺子孫邪？」對曰：「昔周文王以紂遺武王，惟知時也。帝不從，留尚書僕射司馬懿鎮許昌。八月，爲水軍，親御龍舟，循蔡潁、浮淮如壽春。九月，至廣陵。吳安東將軍徐盛建計，植

丕御龍舟伐  
吳遇風幾覆

木衣葦爲疑城假樓自石頭至于江乘聯縣相接數  
百里一夕而成又大浮舟艦於江時江水盛長帝臨  
望歎曰魏雖有武騎千羣無所用之未可圖也帝御  
龍舟會暴風漂蕩幾至覆沒帝問羣臣權當自來否  
咸曰陛下親征權恐怖必舉國而應又不敢以大眾  
委之臣下必當自來劉曄曰彼謂陛下欲以萬乘之  
重牽已而超越江湖者在於別將必勒兵待事未有  
進退也大駕停住積日吳王不至帝乃旋師是時曹  
休表得降賊辭孫權已在濡須口中領軍衛臻曰權

恃長江未敢亢衡此必畏怖僞辭耳考核降者果守  
將所作也

鮑勛勸伐吳  
丕怒左遷之

六年春三月辛未帝以舟師復征吳羣臣大議宮正  
鮑勛諫曰王師屢征而未有所克者蓋以吳蜀唇齒  
相依憑阻山水有難拔之執故也往年龍舟飄蕩隔  
在南岸聖躬蹈危臣下破膽此時宗廟幾至傾覆爲  
百世之戒今又勞兵襲遠日費千金中國虛耗令黠  
虜玩威臣竊以爲不可帝怒左遷勛爲治書執法勛  
信之子也夏五月戊申帝如譙秋八月帝以舟

孫詔遣高壽  
于要丕獲其  
副車羽蓋

師自譙循渦入淮尚書蔣濟表言水道難通帝不從  
冬十月如廣陵故城臨江觀兵戎卒十餘萬旌旗  
數百里有渡江之志吳人嚴兵固守而大寒冰舟不  
得入江帝見波濤洶涌歎曰嗟乎固天所以限南北  
也遂歸孫詔遣將高壽等率敢死之士五百人於徑  
路夜要帝帝大驚壽等獲副車羽蓋以還於是戰船  
數千皆滯不得行

七年春正月壬子帝還洛陽夏五月帝疾篤丁巳

帝殂

明帝泰和三年夏四月丙申吳王節皇帝位大赦改  
元黃龍百官畢會吳主歸功於周瑜綏遠將軍張昭  
舉笏欲褒贊功德未及言吳主曰如張公之計今已  
乞食矣昭大慙伏地流汗吳主追尊父堅爲武烈皇  
帝兄策爲長沙桓王立子登爲皇太子

張溥曰孫堅之卒年三十七策之卒年二十六  
皆輕敵銳出中飛矢亡其視權安享江南稱王  
改元三十有一年壽七十一終福祚不及遠甚  
然堅舉兵江東破張角誅區星勇摯無並至會

通鑑紀事 卷四十八 四十二  
討董卓。責袁術調兵食。繇大谷入洛陽。掃宗廟。修山陵而還。忠壯動天下。策年十餘歲。結交名士。堅亡。以孱然童子。渡江復讎。袁術畏憚。劉繇敗走。王朗華歆。拱手讓地。劉勲黃祖。望風挫逃。史稱其英氣傑濟。猛銳冠世。覽奇取異。志陵中夏。豈虛哉。權享國雖久。不聞拓土。名雖創業。實守成也。歷觀國家作述。父兄之畧。必大于子弟。子弟之福。必厚于父兄。權卽人傑。亦孫氏之賢子弟耳。始任周瑜魯肅。繼任呂蒙陸遜。其下江

表虎臣。亦未有盛于斯時者也。曹操初并劉琮。遺書孫權。治水軍八十萬衆。會獵于吳。張昭等恐怖失色。請率衆迎降。瑜肅獨主用兵。遂敗操。赤壁鼎足乃建。後卽帝位。權盛稱瑜功。昭舉笏欲贊功德。權曰。如張公計。今已乞食。繇今思之。當日發言盈廷。群疑滿腹。權拔刀決策。火攻計行。北軍大壞。瑜肅而外。又得黃蓋。吳誠有人。子布元表。肉食者鄙。權所深笑。操殆死。華容其氣將盡。蘇秦羞牛後。韓侯願聽合從。魯連欲蹈東

海新垣衍不敢言帝秦。僕妾知恥。霸王立成。獨斷之效。孰有如權哉。魯肅勸操以荊州借劉備。或謂其計左。不知權所自立者。在破曹操。不在得荊州。得荊州。權必不能爲王。失荊州。權亦不害爲霸。肅知權審矣。獨荊州坐分。備數負信。權信肅愈專。至死不咎。此君臣相知。尤古所難也。操屢出師。無能加于權。丕非善武者。復何能爲。江南之國。以堅策而大。以權而久。權所以能久者。止恃赤壁一戰。天下遂復如何也。袁紹一敗

不復勝。不勝而卽死。孫權一勝。不復大敗。不大敗而且待壽考。紹繇官渡以殞身。權借赤壁以立國。促紹業者操。成權名者亦操。人主卽守成。烏可無奮發哉。張溫不斬董卓。漢室遽亡。張守珪不殺安祿山。唐亂方競。孫堅早識。更愈張九齡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四十八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四十九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四十九

宋 建安袁 樞編次

明 太倉張 溥論正

劉備據蜀

漢獻帝初平二年 初涿郡劉備中山靖王之後也少孤貧與母以販履為業長七尺五寸垂手下膝顧自見其耳有大志少語言喜怒不形於色嘗與公孫瓚同師事盧植由是往依瓚瓚使備與田楷徇青州有功因以為平原相備少與河東關羽涿郡張飛相

劉備與公孫瓚師事盧植

備與關羽張飛恩若兄弟

備接納趙雲

陶謙卒使糜竺迎備

友善以羽飛為別部司馬分統部曲備與二人寢則同牀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備周旋不避艱險常山趙雲為本郡將吏兵詣公孫瓚瓚曰聞貴州人皆願袁氏君何獨迷而能反乎雲曰天下訥訥未知孰是民有倒縣之厄鄙州論議從仁政所在不為忽袁公私明將軍也劉備見而奇之深加接納雲遂從備至平原為備主騎兵

興平元年十二月徐州牧陶謙疾篤謂別駕東海糜竺曰非劉備不能安此州也謙卒竺率州人迎備備

未敢當曰袁公路近在壽春君可以州與之典農校尉下邳陳登曰公路驕豪非治亂之主今欲為使君合步騎十萬上可以匡主濟民下可以割地守境若使君不見聽許登亦未敢聽使君也北海相孔融謂備曰袁公路豈憂國亡家者邪冢中枯骨何足介意今日之事百姓與能天與不取悔不可追備遂領徐州牧

陳登孔融勸備領徐州

建安元年夏六月袁術攻劉備以爭徐州備使司馬張飛守下邳自將拒術於盱眙淮陰相持經月更有

許耽迎呂布  
張飛敗走

布受備降與  
并勢擊袁術

袁術遣紀靈  
等攻備布救

勝負下邳相曹豹陶謙故將也與張飛相失飛殺之  
城中乖亂袁術與呂布書勸令襲下邳許助以軍糧  
布大喜引軍水陸東下備中郎將丹陽許耽開門迎  
之張飛敗走布虜備妻子及將吏家口備聞之引還  
比至下邳兵潰備收餘兵東取廣陵與袁術戰又敗  
屯於海西饑餓困蹶吏士相食從事東海糜竺以家  
財助軍備請降於布布亦忿袁術運糧不繼乃召備  
復以為豫州刺史與并勢擊術使屯小沛 秋九月  
袁術遣將紀靈等步騎三萬攻劉備備求救於布諸

之乃退

將謂布曰將軍常欲殺劉備今可假手於術布曰不  
然術若破備則北連泰山諸將吾為在術圍中不得  
不救也便率步騎千餘馳往赴之靈等聞布至皆斂  
兵而止布屯沛城西南遣鈴下請靈等靈等亦請布  
布往就之與備共飲食布謂靈等曰玄德布弟也為  
諸君所困故來救之布性不喜合鬪喜解鬪耳乃令  
軍候植戟於營門布彎弓顧曰諸君觀布射戟小枝  
中者當各解兵不中可留決鬪布即一發正中戟支  
靈等皆驚言將軍天威也明日復歡會然後各罷備



布出兵攻備  
備敗歸曹操

合兵得萬餘人布惡之自出兵攻備備敗走歸曹操  
操厚遇之以為豫州牧或謂操曰備有英雄之志今  
不早圖後必為患操以問郭嘉嘉曰有是然公起義  
兵為百姓除暴推誠仗信以招俊傑猶懼其未也今  
備有英雄名以窮歸已而害之是以害賢為名也如  
此則智士將自疑回心擇主公誰與定天下乎夫除  
一人之患以沮四海之望安危之機也不可不察操  
笑曰君得之矣遂益其兵給糧食使東至沛收散兵  
以圖呂布

郭嘉請操厚  
備

布遣高順張  
遼攻備虜其  
妻子

三年夏四月呂布復與袁術通遣其中郎將高順及  
北地太守鴈門張遼攻劉備曹操遣將軍夏侯惇救  
之為順等所敗秋九月順等破沛城虜備妻子備  
單身走

四年初車騎將軍董承稱受帝衣帶中密詔與劉  
備謀誅曹操操從容謂備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  
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備方食失匕箸值大雷震  
備因曰聖人云迅雷風烈必變良有以也遂與承及  
長水校尉种輯將軍吳子蘭王服等同謀會操遣備

備與董承种  
輯吳子蘭王

服等謀誅操  
以計脫之

昌豨等離操  
為備

與朱靈邀袁術程昱郭嘉董昭皆諫曰備不可遣也  
操悔追之不及術既南走朱靈等還備遂殺徐州刺  
史車胄留關羽守下邳行太守事身還小沛東海賊  
昌豨及郡縣多叛操為備備眾數萬人遣使與袁紹  
連兵操遣司空長史沛國劉岱中郎將扶風王忠擊  
之不克備謂岱等曰使汝百人來無如我何曹公自  
來未可知耳

五年春正月董承謀洩壬子曹操殺承及王服种輯  
皆夷三族操欲自討劉備諸將皆曰與公爭天下者

操自將擊備  
田豐說袁紹  
襲之不納

操擊破備禽  
關羽備奔袁  
紹

袁紹也今紹方來而棄之東紹乘人後若何操曰劉  
備人傑也今不擊必為後患郭嘉曰紹性遲而多疑  
來必不速備新起眾心未附急擊之必敗操師遂東  
冀州別駕田豐說袁紹曰曹操與劉備連兵未可卒  
解公舉軍而襲其後可一往而定紹辭以子疾未得  
行豐舉杖擊地曰嗟乎遭難遇之時而以嬰兒病失  
其會惜哉事去矣曹操擊劉備破之獲其妻子進拔  
下邳禽關羽又擊昌豨破之備奔青州因袁譚以歸  
袁紹紹聞備至身去鄴二百里迎之駐月餘所亡士

卒稍稍歸之。初操壯關羽之為人而察其心神無久留之意使張遼以其情問之羽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耳遼以羽言報操操義之及羽殺顏良操知其必去重加賞賜羽盡封其所賜拜書告辭而奔劉備於袁軍左右欲追之操曰彼各為其主勿追也。秋七月劉備畧汝潁之間自許以南吏民不安曹操患之曹仁曰南方以大軍方有目前急其執不能相救劉備以彊兵臨之其背叛

羽殺顏良  
操歸備

操使曹仁擊  
破備

備欲離紹乃  
說紹南連劉

表  
備殺操將蔡  
楊

備奔劉表

故宜也。備新將紹兵未能得其用擊之可破也。操乃使仁將騎擊備破走之。盡復收諸叛縣而還。備還至紹軍陰欲離紹乃說紹南連劉表。紹遣備將本兵復至汝南與賊龔都等合眾數千人。曹操遣將蔡楊擊之為備所殺。六年秋九月操自擊劉備於汝南備奔劉表龔都等皆散表聞備至自出郊迎以上賓禮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備在荊州數年嘗於表坐起至廁慨然流涕表怪問備備曰平常身不離鞍髀肉皆消今不復騎

通鑑紀事本末 卷四十九 六  
髀裏肉生。日月如流。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

十二年。初琅邪諸葛亮寓居襄陽隆中。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潁川徐庶與崔州平謂為信然。州平烈之子也。劉備在荊州。訪士於襄陽。司馬徽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問為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徐庶見備於新野。備器之。庶謂備曰。諸葛孔明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備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

司馬徽徐庶薦諸葛孔明

備三往乃見

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備由是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頽。姦臣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蹶。至于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曰。今曹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與為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劉璋闇

亮請備跨荆益撫戎越結孫權

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撫和戎越。結好孫權。內修政治。外觀時變。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備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不悅。備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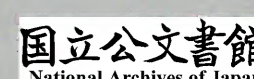
表妻蔡氏愛琮惡琦亮勸

十三年。初劉表二子琦琮。表為琮娶其後妻蔡氏之姪。蔡氏遂愛琮而惡琦。表妻弟蔡瑁外甥張允並得幸於表。日相與毀琦而譽琮。琦不自寧。與諸葛亮

琦出外

表卒蔡瑁張允立琮琦奔

謀自安之術。亮不對。後乃共升高樓。因令去梯。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于口。而入吾耳。可以言未。亮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居外而安乎。琦意感悟。陰規出計。會黃祖死。琦求代其任。表乃以琦為江夏太守。表病甚。琦歸省疾。瑁允恐其見表而父子相感。更有託後之意。乃謂琦曰。將軍命君撫臨江夏。其任至重。今釋眾擅來。必見譴怒。傷親之歡。重增其疾。非孝敬之道也。遂過于戶外。使不得見。琦流涕而去。表卒。瑁允等遂以琮為嗣。琮以侯印授琦。



江南

蒯越傅巽等  
勸琮降操

琦怒投之地將因犇喪作難會曹操軍至琦犇江南  
章陵太守蒯越及東曹掾傅巽等勸劉琮降操曰逆  
順有大體疆弱有定執以人臣而拒人主逆道也以  
新造之楚而禦中國必危也以劉備而敵曹公不當  
也三者皆短將何以待敵且將軍自料何如劉備若  
備不足禦曹公則雖全楚不能以自存也若足禦曹  
公則備不為將軍下也琮從之九月操軍至新野琮  
退舉州降以節迎操諸將皆疑其詐婁圭曰天下擾  
攘各貪王命以自重今以節來是必至誠操遂退兵

或勸備攻琮  
備不可

時劉備屯樊琮不敢告備備久之乃覺遣所親問琮  
琮令其官屬宋忠詣備宣言時曹操已在宛備乃大  
驚駭謂忠曰卿諸人作事如此不早相語令禍至方  
告我不亦太劇乎引刀向忠曰今斷卿頭不足以解  
忿亦耻丈夫臨別復殺卿輩遣忠去乃呼部曲共議  
或勸備攻琮荆州可得備曰劉荆州臨亡託我以孤  
遺背信自濟吾所不為死何面目以見劉荆州乎備  
將其眾去過襄陽駐馬呼琮琮懼不能起琮左右及  
荆州人多歸備備過辭表墓涕泣而去比到當陽眾

備不恐棄眾

十餘萬人輜重數千兩日行十餘里別遣關羽乘船數百艘使會江陵或謂備曰宜速行保江陵今雖擁大眾被甲者少若曹公兵至何以拒之備曰夫濟大事必以人為本今人歸吾吾何忍弃去習鑿齒論曰劉玄德雖顛沛險難而信義愈明執偪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顧則情感三軍戀赴義之士則甘與同敗終濟大業不亦宜乎操以江陵有軍實恐劉備據之乃釋輜重輕軍到襄陽聞備已過操將精騎五千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及於當陽之長

徐庶母為操所獲庶辭備歸

張飛拒退操兵

雲抱備子禪與關羽船會

坂備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趙雲等數十騎走操大獲其人眾輜重徐庶母為操所獲庶辭備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詣操張飛將二十騎拒後飛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翼德也可來共決死操兵無敢近者或謂備趙雲已北走備以手戟槌之曰子龍不棄我走也頃之雲身抱備子禪與關羽船會得濟沔遇劉琦眾萬餘人與俱到夏口冬十月劉備因魯肅以歸孫權事見孫氏據江

東 十二月劉備表劉琦為荊州刺史引兵南徇四郡武陵太守金旋長沙太守韓玄桂陽太守趙範零陵太守劉度皆降廬江營師雷緒率部曲數萬口歸備備以諸葛亮為軍師中郎將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以偏將軍趙雲領桂陽太守守

權以妹妻備

十四年冬十二月孫權以備領荊州牧周瑜分南岸地以給備備立營於油口改名公安權以妹妻備妹才捷剛猛有諸兄風侍婢百餘人皆執刀侍立備每

入心常凜凜

備求督荊州  
周瑜呂範勸  
權留之不從

十五年冬十二月劉表故吏士多歸劉備備以周瑜所給地少不足以容其眾乃自詣京見孫權求都督荊州瑜上疏於權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為人用者愚謂大計宜徙備置吳盛為築宮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挾與攻戰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場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呂範亦勸留之權以曹操在



通鑑紀事 卷四十九  
北方當廣擊英雄不從備還公安久乃聞之歎曰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畧同時孔明諫孤莫行其意亦慮此也孤方危急不得不往此誠險塗殆不免周瑜之手周瑜卒權以魯肅代瑜領兵魯肅勸權以荊州借劉備與共拒曹操權從之

張松勸劉張  
結備

十六年冬十二月扶風法正爲劉璋軍議校尉璋不能用又爲其州里俱僑客者所鄙正邑邑不得志益州別駕張松與正善自負其才忖璋不足與有爲常竊歎息松勸璋結劉備璋曰誰可使者松乃舉正璋

璋遣法正迎  
併黃權土累  
勿諫不聽

使正往正辭謝佯爲不得已而行還爲松說備有雄畧密謀奉戴以爲州主會曹操遣鍾繇向漢中璋聞之內懷恐懼松因說璋曰曹公兵無敵於天下若因張魯之資以取蜀土誰能禦之劉豫州使君之宗室而曹公之深讐也善用兵若使之討魯魯必破矣魯破則益州疆曹公雖來無能爲也今州中諸將龐羲李異等皆恃功驕豪欲有外意不得豫州則敵攻其外民攻其內必敗之道也璋然之遣法正將四千人迎備主簿巴西黃權諫曰劉左將軍有驍名今請到

法正說備取益州龐統贊決之

進○錄○事○卷○四○十○九  
欲○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心○欲○以○賓○客○禮○待○則○一○國○不○容○二○君○若○客○有○泰○山○之○安○則○主○有○累○卵○之○危○不○若○閉○境○以○待○時○清○璋○不○聽○出○權○為○廣○漢○長○從○事○廣○漢○王○累○自○倒○縣○於○州○門○以○諫○璋○一○無○所○納○法○正○至○荆○州○陰○獻○策○於○劉○備○曰○以○明○將○軍○之○英○才○乘○劉○牧○之○懦○弱○張○松○州○之○股○肱○響○應○於○內○以○取○益○州○猶○反○掌○也○備○疑○未○決○龐○統○言○於○備○曰○荆○州○荒○殘○人○物○殫○盡○東○有○孫○車○騎○北○有○曹○操○難○以○得○志○今○益○州○戶○口○百○萬○土○沃○財○富○誠○得○以○為○資○大○業○可○成○也○備○曰○今○指○與○吾○為○水○火○者○曹

備入益州夫人欲將禪還吳飛雲勒兵截江乃得還

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利而失信義於天下奈何統曰亂離之時固非一道所能定也且兼弱攻昧逆取順守古人所貴若事定之後封以大國何負於信今日不取終為人利耳備以為然乃留諸葛亮關羽等守荊州以趙雲領留營司馬備將步卒數萬人入益州孫權聞備西上遣舟船迎妹而夫人欲將備子禪還吳張飛趙雲勒兵截江乃得禪還劉璋敕在所供奉備備入境如歸前後贈遺以巨億計備至

備至巴郡嚴  
顏拊心而嘆

璋往會備松  
正勸襲之備  
不可

巴郡巴郡太守嚴顏拊心歎曰此所謂獨坐窮山放  
虎自衛者也備自江州北由墊江水詣涪璋率步騎  
三萬餘人車乘帳幔精光耀日往會之張松令法正  
白備便於會襲璋備曰此事不可倉猝龐統曰今因  
會執之則將軍無用兵之勞而坐定一州也備曰初  
入他國恩信未著此不可也璋推備行大司馬領司  
隸校尉備亦推璋行鎮西大將軍領益州牧所將將  
士更相之適歡飲百餘日璋增備兵厚加資給使擊  
張魯又令督白水軍備并軍三萬餘人車甲器械資

貨甚盛璋還成都備北到葭萌未即討魯厚樹恩德  
以收眾心

龐統策取益  
州備然其中  
計

十七年冬十二月劉備在葭萌龐統言於備曰今陰  
選精兵晝夜兼道徑襲成都劉璋既不武又素無豫  
備大軍卒至一舉便定此上計也楊懷高沛璋之名  
將各仗強兵據守關頭聞數有戕諫璋使發遣將軍  
還荊州將軍遣與相聞說荊州有急欲遠救之並使  
裝束外作歸形此二子既服將軍英名又喜將軍之  
去計必乘輕騎來見將軍因此執之進取其兵乃向

操攻孫權備  
請璋往救璋  
給糧兵少備  
激怒其眾攻  
璋

張肅發弟松  
謀璋收斬松

成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連引荊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若沈吟不去，將致大困，不可久矣。備然其中計，及曹操攻孫權，權呼備自救。備貽璋書曰：孫氏與孤本為唇齒，而關羽兵弱，今不往救，則曹操必取荊州。轉侵州界，其憂甚於張魯。魯自守之賊，不足慮也。因求益萬兵及資糧，璋但許四千，其餘皆給半。備因激怒其眾曰：吾為益州征疆敵，師徒勤瘁而積財吝賞，何以使士大夫死戰乎？張松書與備及法正曰：今大事垂立，如何失此去乎？松兄廣漢太守肅，恐禍及已。

備斬楊懷高  
沛進據涪城

法正料璋不  
用鄭度計

因發其謀，於是璋收斬松，救關戍諸將文書，皆勿復得。與備關通，備大怒，召璋白水軍督楊懷高、沛，責以無禮，斬之。勒兵徑至關頭，并其兵，進據涪城。十八年夏五月，益州從事廣漢鄭度聞劉備舉兵，謂劉璋曰：左將軍懸軍襲我，兵不滿萬，士眾未附，軍無輜重，野穀是資。其計莫若盡驅巴西梓潼民，內涪水以西，其倉廩野穀一皆燒除，高壘深溝，靜以待之。彼至請戰，勿許。久無所資，不過百日，必將自走。走而擊之，此必禽耳。劉備聞而惡之，以問法正。正曰：璋終不

吳懿李嚴費  
觀來降備軍  
益疆

能用無憂也。璋果謂其羣下曰：吾聞拒敵以安民，未聞動民以避敵也。不用度計，璋遣其將劉瓚、冷苞、張任、鄧賢、吳懿等拒備，皆敗。退保緜竹，懿詣軍降。璋復遣護軍南陽李嚴、江夏費觀督緜竹諸軍，嚴觀亦率其眾降於備。備軍益疆，分遣諸將平下屬縣。劉瓚、張任與璋子循退守雒城，備進軍圍之。任勒兵出戰於鴈橋，軍敗，任死。

十九年夏五月，諸葛亮留關羽守荊州，與張飛、趙雲將兵沂流，克巴東，至江州，破巴郡。太守嚴顏生獲之。

張飛釋嚴顏

飛呵顏曰：大軍既至，何以不降而敢拒戰？顏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也。飛怒，令左右牽去斫頭。顏容止不變，曰：斫頭便斫頭，何為怒邪？飛壯而釋之，引為賓客。分遣趙雲從外水定江陽，特為飛定巴西、德陽，劉備圍雒城且一年，龐統為流矢所中卒。法正、嚴與劉璋為陳形勢，疆弱且曰：左將軍從舉兵以來，舊心依依，實無薄意思，以為可圖變，化以保尊門。璋不答。雒城潰，備進圍成都。諸葛亮、張飛、趙雲引兵來會，馬超知張魯不足與計事，又魯將

楊昂等數害其能超內懷於邑備使建寧督郵李恢往說之超遂從武都逃入氏中密書請降於備馬超從張

備以兵資馬超令屯城北

魯事見韓備使人止超而潛以兵資之超到令引軍

屯城北城中震怖備圍城數十日使從事中郎涿郡

簡雍入說劉璋時城中尚有精兵三萬人穀帛支一

年吏民咸欲死戰璋言父子在州二十餘年無恩德

以加百姓百姓攻戰三年肌膏草野者以璋故也何

心能安遂開城與簡雍同輿出降羣下莫不流涕備

遷璋于公安盡歸其財物佩振威將軍印綬備入成

備遷璋于公安

都置酒大饗士卒取蜀城中金銀分賜將士還其穀

帛備領益州牧以軍師中郎將諸葛亮為軍師將軍

益州太守南郡董和為掌軍中郎將並署左將軍府

事偏將軍馬超為平西將軍軍議校尉法正為蜀郡

太守楊武將軍裨將軍南陽黃忠為討虜將軍從事

中郎糜竺為安漢將軍簡雍為昭德將軍北海孫乾

為秉忠將軍廣漢長黃權為偏將軍汝南許靖為左

將軍長史龐羲為司馬李嚴為捷為太守費觀為巴

郡太守山陽伊籍為從事中郎零陵劉巴為西曹掾

通鑑紀事 卷四十九  
廣漢彭義為益州治中從事。初董和在郡清儉公直。為民夷所愛信。蜀中推為循吏。故備舉而用之。自新野犇江南也。荆楚羣士從之如雲。而劉巴獨北詣魏公操。操辟為掾。遣招納長沙零陵桂陽。會備畧有三郡。巴事不成。欲由交州道還京師。時諸葛亮在臨蒸。以書招之。巴不從。備深以為恨。巴遂自交阯入蜀。依劉璋。及璋迎備。巴諫曰。備雄人也。入必為害。既入。巴復諫曰。若使備討張魯。是放虎於山林也。璋不聽。巴閉門稱疾。備攻成都。令軍中曰。有害巴者。誅及三族。

及得巴。甚喜。是時益州郡縣皆望風景附。獨黃權閉城堅守。須璋稽服乃降。於是董和黃權李嚴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吳懿費觀等。璋之婚親也。彭義。璋之所擯棄也。劉巴。宿昔之所忌恨也。備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益州之民。是以大和。初劉璋以許靖為蜀郡太守。成都將潰。靖謀踰城降備。備以此薄靖不用也。法正曰。天下有獲虛譽而無其實者。許靖是也。然今主公始創大業。天下之人不可戶說。宜加敬重。以慰遠近之望。備乃禮而用之。成都

備薄許靖法  
正請用之

劉巴鑄直百錢備府庫充實

趙雲請還益州人民田宅

之圍也。備與士眾約。若事定。府庫百物。孤無預焉。及拔成都。士眾皆捨干戈。赴諸藏。競取寶物。軍用不足。備甚憂之。劉巴曰。此易耳。但當鑄直百錢。平諸物價。令吏為官市。備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時議者欲以成都名田宅。分賜諸將。趙雲曰。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為。今國賊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須天下都定。各反桑梓。歸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歸還。令安居復業。然後可役。調得其歡心。不宜奪之。以私所愛也。備從之。備之襲劉

霍峻斬向存

璋也。留中郎將南郡霍峻守葭萌城。張魯遣楊昂誘峻。求共守城。峻曰。小人頭可得。城不可得。昂乃退。後璋將扶禁。向存等帥萬餘人。由琅水上攻圍峻。且一年。峻城中兵纔數百人。伺其怠隙。選精銳出擊。大破之。斬存。備既定蜀。乃分廣漢為梓潼郡。以峻為梓潼太守。法正外統都畿。內為謀主。一殮之德。睚眦之怨。無不報復。擅殺毀傷已者數人。或謂諸葛亮曰。法正太縱橫。將軍宜啓主公。抑其威福。亮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操之彊。東憚孫權之逼。近則懼孫夫人



諸葛亮治蜀尚嚴

生變於肘腋。法孝直為之輔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復制。如何禁止孝直。使不得少行其意邪。諸葛亮佐備治蜀。頗尚嚴峻。人多怨歎者。法正謂亮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據一州。初有其國。未垂惠撫。且客主之義。宜相降下。願緩刑弛禁。以慰其望。亮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劉璋暗弱。自焉已來。有累世之恩。文法羈縻。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士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

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敝。實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為治之要於斯而著矣。

二十年 操自將擊張魯。魯奔南山。入巴中。

事見曹氏篡漢

秋七月。丞相主簿司馬懿言於操曰。劉備以詐力虜劉璋。蜀人未附。而遠爭江陵。此機不可失也。今克漢中。益州震動。進兵臨之。執必瓦解。聖人不能違時。亦不可失時也。操曰。人苦無足。既得隴。復望蜀邪。劉

操既得隴司馬懿劉曄勸

其乘勢取蜀  
不從

通鑑卷之四十九  
曄曰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附也  
今破漢中蜀人震恐其執自傾以公之神明因其傾  
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少緩之諸葛亮明於治國而為  
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為將蜀民既定據險守要  
則不可犯矣今不取必為後憂操不從居七日蜀降  
者說蜀中一日數十驚守將雖斬之而不能安也操  
問曄曰今尚可擊不曄曰今已小定未可擊也乃還  
以夏侯淵為都護將軍督張郃徐晃等守漢中以丞  
相長史杜襲為駙馬都尉留督漢中事 張魯之走

黃權請備圖  
漢中

張飛擊破張  
郃

法正說備討  
夏侯淵張郃

巴中也黃權言於劉備曰若失漢中則三巴不振此  
為割蜀之股臂也備乃以權為護軍率諸將迎魯魯  
已降權遂擊朴胡杜濩任約破之魏公操使張郃督  
諸軍徇三巴欲徙其民於漢中進軍宕渠劉備使巴  
西太守張飛與郃相拒五十餘日飛襲擊郃大破之  
郃走還南鄭備亦還成都

二十二年冬十月法正說劉備曰曹操一舉而降張  
魯定漢中不因此執以圖巴蜀而留夏侯淵張郃屯  
守身遽北還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將內有

通鑑綱目卷四十九  
憂偏故耳。今策淵郤才畧不勝國之將帥。舉衆往討。必可克之。克之之日。廣農積穀。觀釁伺隙。上可以傾覆寇敵。尊獎王室。中可以蠶食雍涼。廣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爲持久之計。此蓋天以與我。時不可失也。備善其策。乃率諸將進兵漢中。遣張飛馬超吳蘭等屯下辨。魏王操遣都護將軍曹洪拒之。

二十三年夏四月。劉備屯陽平關。夏侯淵張郃徐晃等與之相拒。備遣其將陳式等絕馬鳴閣道。徐晃擊破之。張郃屯廣石。備攻之不能克。急書發益州兵。諸

楊洪勸亮發益州兵攻漢中

葛亮以問從事犍爲楊洪。洪曰。漢中益州咽喉。存亡之機會。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也。發兵何疑。秋七月。操自將擊劉備。九月。至長安。

二十四年。初。夏侯淵戰雖數勝。魏王操常戒之曰。爲將當有怯弱時。不可但恃勇也。將當以勇爲本。行之以智計。但知任勇。一匹夫敵耳。及淵與劉備相拒。踰年。備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營於定軍山。淵引兵爭之。法正曰。可擊矣。備使討虜將軍黃忠乘高鼓譟攻之。淵軍大敗。斬淵及益州刺史趙顥。張郃引

黃忠斬夏侯淵趙顥

趙顥已事

兵還陽平。是時新失元帥，軍中擾擾，不知所爲。督軍杜襲與淵司馬太原郭淮收斂散卒，號令諸軍曰：張將軍國家名將，劉備所憚。今日事急，非張將軍不能安也。遂權宜推郤爲軍主。郤出勒兵按陳，諸將皆受郤節度。衆心乃定。明日備欲渡漢水來攻，諸將以衆寡不敵，欲依水爲陳以拒之。郭淮曰：此示弱而不足挫敵，非筭也。不如遠水爲陳，引而致之，半濟而後擊之，備可破也。旣陳，備疑不渡，淮遂堅守，示無還心。

春三月，魏王操自長安出斜谷，軍遮要以臨漢中。劉

魏大敗魏兵

備曰：曹公雖來，無能爲也。我必有漢川矣。乃斂衆拒險，終不交鋒。操運米北山下，黃忠引兵欲取之。過期不還，翊軍將軍趙雲將數十騎出營視之。值操揚兵大出，雲猝與相遇，遂前突其陳，且鬪且却。魏兵散而復合，追至營下。雲入營，更大開門，偃旗息鼓。魏兵疑雲有伏，引去。雲雷鼓震天，惟以勁弩於後射魏兵。魏兵驚駭，自相蹂踐，墮漢水中死者甚多。備明日自來至雲營視昨戰處，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操與備相守積月，魏軍士多亡。夏五月，操悉引出漢中，諸軍

漢中遂  
稱王

羽怒黃忠位  
與已並聞費

還長安劉備遂有漢中。秋七月劉備自稱漢中王。設壇場於沔陽陳兵列衆羣臣陪位讀奏訖乃拜受璽綬御王冠。因驛拜章上還所假左將軍宜城亭侯印綬立子禪爲王太子。拔牙門將軍義陽魏延爲鎮遠將軍領漢中太守以鎮漢川。備還治成都以許靖爲太傅法正爲尚書令。關羽爲前將軍張飛爲右將軍馬超爲左將軍黃忠爲後將軍餘皆進位有差。遣益州前部司馬犍爲費詩卽授關羽印綬羽聞黃忠位與已並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受拜。

詩言卽悟

詩謂羽曰夫立王業者所用非一昔蕭曹與高祖少小親舊而陳韓亡命後至論其班列韓最居上未聞蕭曹以此爲怨今漢中王以一時之功隆崇漢室然意之輕重寧當與君侯齊乎且王與君侯譬猶一體同休等戚禍福共之愚謂君侯不宜計官號之高下爵祿之多少爲意也僕一介之使銜命之臣君侯不受拜如是便還但以爲借此舉動恐有恨悔耳羽大感悟遽卽受拜。

魏文帝黃初二年春三月蜀中傳言漢帝已遇害於

漢中王議稱  
帝費詩諫不  
悅

是漢中王發喪制服謚曰孝愍皇帝羣下競言符瑞  
勸漢中王稱尊號前部司馬費詩上疏曰殿下以曹  
操父子偏主篡位故乃羈旅萬里糾合士衆將以討  
賊今大敵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惑昔高祖與楚  
約先破秦者王之及屠咸陽獲子嬰猶懷推讓况今  
殿下未出門庭便欲自立邪愚臣誠不爲殿下取也  
王不悅左遷詩爲部丞昌從事夏四月丙午漢中  
王卽皇帝位於武擔之南大赦改元章武  
臣光曰天生烝民其執不能自治必相與戴君以

治之苟能禁暴除害以保全其生賞善罰惡使不  
至於亂斯可謂之君矣是以三代之前海內諸侯  
何啻萬國有民人社稷者通謂之君合萬國而君  
之立法度班號令而天下莫敢違者乃謂之王王  
德旣衰彊大之國能帥諸侯以尊天下者則謂之  
霸故自古天下無道諸侯力爭或曠世無王者固  
亦多矣秦焚書阬儒漢興學者始推五德生勝以  
秦爲閏位在木火之間霸而不王於是正閏之論  
興矣及漢室顛覆三國鼎峙晉氏失馭五胡雲擾

通鑑綱目 卷四十九 二十五  
宋魏以降南北分治。各有國史。互相排黜。南謂北  
爲索虜。北謂南爲島夷。朱氏代唐。四方幅裂。朱邪  
入汴。比之窮新。運歷年紀。皆棄而不數。此皆私已  
之偏辭。非大公之通論也。臣愚誠不足以識前代  
之正閏。竊以爲苟不能使九州合爲一統。皆有天  
子之名。而無其實者也。雖華夷仁暴。大小彊弱。或  
時不同。要皆與古之列國無異。豈得獨尊獎一國。  
謂之正統。而其餘皆爲僭僞哉。若以自上相授受  
者爲正邪。則陳氏何所授。拓跋氏何所受。若以居

中夏者爲正邪。則劉石慕容符姚赫連所得之土。  
皆五帝三王之舊都也。若以有道德者爲正邪。則  
蕞爾之國。必有令主。三代之季。豈無辟王。是以正  
閏之論。自古及今。未有能通其義。確然使人不可  
移奪者也。臣今所述。止欲敘國家之興衰。著生民  
之休戚。使觀者自擇其善惡得失。以爲勸戒。非若  
春秋立褒貶之法。撥亂世反諸正也。正閏之際。非  
所敢知。但據其功業之實而言之。周秦漢晉隋唐  
皆嘗混一九州。傳祚於後。子孫雖微弱播遷。猶承

通鑑綱目 卷四十九  
祖宗之業有紹復之望。四方與之爭衡者皆其故臣也。故全用天子之制以臨之。其餘地醜德齊。莫能相壹。名號不異。本非君臣者。皆以列國之制處之。彼此鈞敵。無所抑揚。庶幾不誣。事實近於至公。然天下離析之際。不可無歲時日月以識事之先後。據漢傳於魏而晉受之。晉傳於宋以至於陳。而隋取之。唐傳於梁以至於周。而大宋承之。故不得不取魏宋齊梁陳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年號。以紀諸國之事。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閏之辨也。昭

烈之於漢。雖云中山靖王之後。其族屬疎遠。不能紀其世數。名位亦猶宋高祖稱楚元王後。南唐烈祖稱吳王恪後。是非難辨。故不敢以光武及晉元帝爲比。使得紹漢氏之遺統也。

張溥曰。先主年十五。與同宗劉德然。遼西公孫瓚。俱師事盧植。德然父元起。常資給之。比遇中山大商張世平。蘇雙等。多與金財。由是得用。合徒衆。靈帝末。黃巾起。從鄒靖討賊。立功。後羈旅困厄。投身無所。公孫瓚陶謙。呂布曹操袁紹劉



表等皆其主人也。陶謙病篤，使糜竺以徐州奉先主。袁紹劉表聞先主來歸，或出迎二百里，或禮以上賓。此皆先主所厚，各以義合。呂布輕狡，曹操奸雄，非寇讎乎？布為袁術攻先主，反解紀靈之師以相全。主窮奔操，操不忍殺，表領豫州。兩人終雖交惡，顧其始投分，忘夙昔之嫌，完妻子，具家室，資以甲兵，令出而展支體圖四方也。情豈悠悠行路哉？孫權任才尚計，有句踐之智。于先主則妻之以妹，借以荊州。劉璋據蜀自大。

招先主入都，舉國而授之。主固弘毅寬厚，喜怒不形，抑觀其從來遇合，咸取資于人。戎敵而為婚媾，逆旅而主人國，往往有然。豪傑善因，天不絕漢，離合向背之際，成大業。定亂離者，誠非一道哉？劉表初卒，蒯越等挾琮降操，諸葛亮說先主攻之，主不忍，涕泣辭表墓而去。劉璋懼操規蜀，遣法正迎主拒守，託國之重猶表也。龐統與張松法正定謀，請主圖璋，始尚猶豫，既而決從中計，斬楊懷高沛，進據涪城，遂吞全蜀。夫先主

生平自命以寬勝急。仁勝暴。忠勝譎。表璋皆同  
姓懿親。荆州則念及泉下。益州則取彼懷中。一  
人之操。豈前後頓殊。亦以用兵日久。則觀變日  
深。不忍之心。漸而成忍。且謂蜀不自取。操權必  
取之。以表爲鑑。而徐償前失也。項羽不忍于漢  
高而敗。漢高忍于項羽而成。三代以下。仁義難  
言。卽先王猶不免悲夫。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四十九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五十

宋 建安袁 樞編次  
明 太倉張 溥論正  
吳蜀通好

孫權欲取蜀  
劉備止之

漢獻帝建安二十年。初劉備在荆州。周瑜甘寧等  
數勸孫權取蜀。權遣使謂備曰。劉璋不武。不能自守。  
若使曹操得蜀。則荆州危矣。今欲先攻取璋。次取張  
魯。一統南方。雖有十操。無所憂也。備報曰。益州民富  
地險。劉璋雖弱。足以自守。今暴師於蜀。漢轉運於萬

通鑑綱目卷五十一  
里欲使戰克攻取舉不失利此孫吳所難也議者見  
曹操失利於赤壁謂其力屈無復遠念今操三分天  
下已有其二將欲飲馬於滄海觀兵於吳會何肯守  
此坐須老乎而同盟無故自相攻伐借樞於操使敵  
承其隙非長計也且備與璋託為宗室冀憑英靈以  
匡漢朝今璋得罪於左右備獨悚懼非所敢聞願加  
寬貸權不聽遣孫瑜率水軍住夏口備不聽軍過謂  
瑜曰汝欲取蜀吾當被髮入山不失信於天下也使  
關羽屯江陵張飛屯秭歸諸葛亮據南郡備自住孱

備得益州權  
令諸葛瑾求  
還荆州諸郡  
備不許

權令呂蒙取  
長沙零陵桂

陵權不得已召瑜還及備西攻劉璋權曰猾虜乃敢  
挾詐如此備留關羽守江陵魯肅與羽隣界羽數生  
疑貳肅常以歡好撫之及備已得益州權令中司馬  
諸葛瑾從備求荆州諸郡備不許曰吾方圖涼州涼  
州定乃盡以荆州相與耳權曰此假而不反乃欲以  
虛辭引歲也遂置長沙零陵桂陽三郡長吏關羽盡  
逐之權大怒遣呂蒙督兵二萬以取三郡蒙移書長  
沙桂陽皆望風歸服惟零陵太守郝普城守不降劉  
備聞之自蜀親至公安遣關羽爭三郡孫權進住陸

陽三郡備遣  
關羽爭之

口為諸軍節度使魯肅將萬人屯益陽以拒羽飛書  
召呂蒙使捨零陵急還助肅蒙得書祕之夜召諸將  
授以方略晨當攻零陵顧謂郝普故人南陽鄧玄之  
曰郝子太聞世間有忠義事亦欲為之而不知時也  
今左將軍在漢中為夏侯淵所圍關羽在南郡至尊  
身自臨之彼方首尾倒懸救死不給豈有餘力復營  
此哉今吾計力度慮而以攻此曾不移日而城必破  
城破之後身死何益於事而令百歲老母戴白受誅  
豈不痛哉度此家不得外問謂援可恃故至於此耳

蒙令鄧玄之  
說降郝普

君可見之為陳禍福玄之見普具宣蒙意普懼而出  
降蒙迎執其手與俱下船語畢出書示之因拊手大  
笑普見書知備在公安而羽在益陽慙恨入地蒙留  
孫河委以後事即日引軍赴益陽魯肅欲與關羽會  
語諸將疑恐有變議不可往肅曰今日之事宜相開  
譬劉備負國是非未決羽亦何敢重欲于命乃邀羽  
相見各駐兵馬百步上但請將軍單刀俱會肅因責  
數羽以不返三郡羽曰烏林之役左將軍身在行間  
戮力破敵豈得徒勞無一塊土而足下來欲收地邪

魯肅責羽不  
返三郡

肅曰不然始與豫州覲於長坂。豫州之衆不當一枝。計窮慮極。志執摧弱。圖欲遠竄。望不及此。主上矜愍。豫州之身無有處所。不愛土地。士民之力。使有所庇。庶以濟其患。而豫州私獨飾情。愆德墮好。今已藉手於西州矣。又欲翦并荆州之土。斯蓋凡夫所不忍行。而況整領人物之主乎。羽無以答。會聞魏公操將攻漢中。劉備懼失益州。使使求和於權。權令諸葛瑾報命。更尋盟好。遂分荆州以湘水為界。長沙江夏桂陽以東屬權。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屬備。

備與權分荆  
州

魯肅常勸孫  
權撫輯關羽

二十四年。初魯肅常勸孫權以曹操尚存宜且撫輯關羽與之同仇不可失也。及呂蒙代肅屯陸口。以為羽素驍雄。有兼并之心。且居國上流。其勢難久。密言於權曰。今令征虜守南郡。潘璋住白帝。蔣欽將游兵萬人循江上下。應敵所在。蒙為國家前據襄陽。如此何憂於操。何賴於羽。且羽君臣矜其詐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今羽所以未便東向者。以至尊聖明。蒙等尚存也。今不於疆壯時圖之。一旦僵仆。欲復陳力。其可得邪。權曰。今欲先取徐州。然後取羽。何

呂蒙請權圖  
羽

如對曰、今操遠在河北、撫集幽冀、未暇東顧、徐土守兵、聞不足言、往自可克、然地勢陸通、驍騎所騁、至尊今日取徐州、操後旬必來爭、雖以七八萬人守之、猶當懷憂、不如取羽、全據長江、形勢益張、易為守也、權善之、權嘗為其子求昏於羽、羽罵其使、不許昏、權由是怒、及羽攻樊、關羽攻曹仁於樊事見孫氏據江東呂蒙上疏曰、羽討樊而多留備兵、必恐蒙圖其後故也、蒙常有病、乞分士眾還建業、以治疾為名、羽聞之、必撤備兵、盡赴襄陽、大軍浮江、晝夜馳上、襲其空虛、則南郡可下、而羽

可禽也、遂稱病篤、權乃露檄召蒙還、陰與圖計、蒙下至蕪湖、定威校尉陸遜謂蒙曰、關羽接境、如何遠下、後不當可憂也、蒙曰、誠如來言、然我病篤、遜曰、羽矜其驍氣、陵轢於人、始有大功、意驕志逸、但務北進、未嫌於我、有相聞病、必益無備、今出其不意、自可禽制、下見至尊、宜好為計、蒙曰、羽素猛勇、既難為敵、且已據荊州、恩信大行、兼始有功、膽勢益盛、未易圖也、蒙至都、權問誰可代卿者、蒙對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負重、觀其規慮、終可大任、而未有遠名、非羽所忌、無

蒙薦陸遜以  
同羽

通鑑紀事本末 卷五十一 五  
復是過也。若用之，當令外自韜隱，內察形便，然後可克。權乃召遜，拜偏將軍、右部督，以代蒙。遜至陸口，為書與羽，稱其功美，深自謙抑，為盡忠自託之意。羽意大安，無復所嫌，稍撤兵以赴樊。遜具啟形狀，陳其可禽之要。羽得于禁等人馬數萬，糧食之絕，擅取權湘關米。權聞之，遂發兵襲羽，欲令征虜將軍孫皎與呂蒙為左右部大督。蒙曰：「若至尊以征虜能，宜用之。以蒙能，宜用蒙。」昔周瑜在，普為左右部督，督兵攻江陵，雖事決於瑜，普自恃人將，且俱是督，遂共不睦，幾敗。

蒙不願與孫皎同督

國事。此目前之戒也。權寤，謝蒙曰：「以卿為大督，命皎為後繼，可也。」魏王操之出漢中也，使平寇將軍徐晃屯宛，以助曹仁以攻羽。孫權為賤，與魏王操請以討羽自效。及晃擊敗羽，羽遂撤圍退。然舟船猶據沔水，襄陽隔絕不通。呂蒙至尋陽，盡伏其精兵艤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人服，晝夜兼行。羽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是故羽不聞知。糜芳、傅士仁素皆嫌羽，輕已。羽之出軍，芳、仁供給軍資，不悉相及。羽言還當治之，芳、仁咸懼。於是蒙令故騎都尉虞翻為書說仁，為

蒙令精兵詐作商賈收縛羽江邊屯候

蒙今虞翻說  
降傅士仁糜  
芳

陳成敗仁得書卽降翻謂蒙曰此譎兵也當將仁行  
留兵備城遂將仁至南郡糜芳城守蒙以仁示之芳  
遂開門出降蒙入江陵釋于禁之囚得關羽及將士  
家屬皆撫慰之約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所求取  
蒙旦暮使親近存恤耆老問所不足疾病者給醫藥  
饑寒者賜衣糧羽府藏財寶皆封閉以待權至關羽  
聞南郡破卽走南還羽數使人與呂蒙相聞蒙輒厚  
遇其使周游城中蒙家致問或手書示信羽人還私  
相參訊咸知家門無恙見待過於平時故羽吏士無

關心會權至江陵荆州將吏悉皆歸附十一月漢中  
王備所置宜都太守樊友委郡走諸城長吏及蠻夷  
君長皆降於遜遜請金銀銅印以假授初附擊蜀將  
詹晏等及秭歸大姓擁兵者皆破降之前後斬獲招  
納凡數萬計權以遜爲右護軍鎮西將軍進封婁侯  
屯夷陵守峽口關羽自知孤窮乃西保麥城孫權使  
誘之羽僞降立幡旗爲象人於城上因遁走兵皆解  
散纔十餘騎權先使朱然潘璋斷其徑路十二月璋  
司馬馬忠獲羽及其子平於章鄉斬之遂定荆州初

羽走章鄉爲  
馬忠所殺



通鑑紀事 卷五十一  
偏將軍吳郡全琮上疏陳關羽可取之計。權恐事泄，寢而不答。及已禽羽，權置酒公安。顧謂琮曰：「君前陳此，孤雖不相答，今日之捷，抑亦君之功也。」於是封琮陽華亭侯。

漢主將擊孫權趙雲秦宓等諫不聽

魏文帝黃初二年六月，漢主恥關羽之沒，將擊孫權。翊軍將軍趙雲曰：「國賊曹操，非孫權也。若先滅魏，則權自服。今操身雖斃，子不篡盜，當因衆心，早圖關中。居河渭上流，以討凶逆。關東義士，必裹糧策馬以迎王師。不應置魏先與吳戰。丘執一交，不得卒解。非策。」

之上也。羣臣諫者甚衆，漢主皆不聽。廣漢處士秦宓陳天時必無利，坐下獄幽閉，然後貸出。初，車騎將軍張飛雄壯威猛，亞於關羽，羽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飛愛禮君子而不恤軍人，漢主常戒飛曰：「卿刑殺既過差，又日鞭撻健兒，而今在左右，此取禍之道也。」飛猶不悛。漢主將伐孫權，飛當率兵萬人，自閬中會江州臨發，其帳下將張達、范疆殺飛，以其首順流犇孫權。漢主聞飛營都督有表曰：「噫，飛死矣。」

陳壽評曰：關羽、張飛皆稱萬人之敵，爲世虎臣。羽

張達范疆殺張飛

報效曹公飛義釋嚴顏並有國士之風然羽剛而自矜飛暴而無恩以短取敗理數之常也

秋七月漢主自率諸軍擊孫權權遣使求和於漢南郡太守諸葛瑾遺漢主牋曰陛下以關羽之親何如先帝荆州大小孰與海內俱應仇疾誰當先後若審此數易於反掌矣漢主不聽時或言瑾別遣親人與漢主相聞者權曰孤與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負孤猶孤之不負子瑜也然謗言流聞於外陸遜表明瑾必無此宜有以散其意權報曰子瑜與孤

權求和漢主不許

從事積年恩如骨肉深相明究其為人非道不行非義不言玄德昔遣孔明至吳孤嘗語子瑜曰卿與孔明同產且弟隨兄於義為順何以不留孔明孔明若留從卿者孤當以書解玄德意自隨人耳子瑜答孤曰弟亮已失身於人委質定分義無二心弟之不留猶瑾之不往也其言足貫神明今豈當有此乎前得妄語文疏即封示子瑜并手筆與之孤與子瑜可謂神交非外言所間知卿意至輒封來表以示子瑜使知卿意漢主遣將軍吳班馮習攻破權將李異劉阿

漢主遣將吳班馮習攻破

權將李異劉  
阿進軍秭歸

劉曄料漢主  
必為關羽報  
讎

等於巫進軍秭歸兵四萬餘人武陵蠻夷皆遣使往  
請兵權以鎮西將軍陸遜為大都督假節督將軍朱  
然潘璋宋謙韓當徐盛鮮于丹孫桓等五萬人拒之  
初帝詔羣臣令料劉備當為關羽出報孫權否衆  
議咸云蜀小國耳名將唯羽羽死軍破國內憂懼無  
緣復出侍中劉曄獨曰蜀雖陜弱而備之謀欲以威  
武自彊執必用衆以示有餘且關羽與備義為君臣  
恩猶父子羽死不能為興軍報敵於終始之分不足  
矣

黃權請漢主  
為後鎮不從

三年春二月漢主自秭歸將進擊吳治中從事黃權  
諫曰吳人悍戰而水軍沿流進易退難臣請為先驅  
以當寇陛下宜為後鎮漢主不從以權為鎮北將軍  
使督江北諸軍自率諸將自江南緣山絕嶺軍於夷  
道猓亭吳將皆欲迎擊之陸遜曰備舉軍東下銳氣  
始盛且乘高守險難可卒攻攻之縱下猶難盡克若  
有不利損我大執非小故也今但且獎厲將士廣施  
方略以觀其變若此間是平原曠野當恐有顛沛交  
逐之憂今緣山行軍執不得展自當罷於木石之間

通鑑紀事 卷五十一  
徐制其敵耳。諸將不解，以爲遜畏之，各懷憤恨。夏五月，漢人自巫峽建平連營至夷陵界，立數十屯，以馮習爲大督，張南爲前部督，自正月與吳相拒，至六月不決。漢主遣吳班將數千人於平地立營，吳將帥皆欲擊之。陸遜曰：「此必有譎，且觀之。」漢主知其計不行，乃引伏兵八千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君擊班者，揣之必有巧故也。」遜上疏於吳王曰：「夷陵要害，國之關限，雖爲易得，亦復易失。失之非徒損一郡之地，荊州可憂；今日爭之，當令必諧，備于天常，不安窟。」

穴而敢自送，臣雖不材，憑奉威靈，以順討逆，破壞在近，無可憂者。臣初嫌之，水陸俱進，今反捨船就步，處處繕營，察其布置，必無他變。伏願至尊高枕，不以爲念也。閏月，遜將進攻漢軍，諸將並曰：「攻備當在初，今乃令入五六百里，相守經七八月，其諸要害皆已固守，擊之必無利矣。」遜曰：「備是猾虜，更嘗事多，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犄角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利。」諸將皆曰：「空殺兵耳。」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乃敕各持。」

陸遜斬張南  
馮習沙摩柯  
等破四十餘  
營漢主走入  
白帝城

傳彤程畿死  
義

一把茅以火攻拔之。一爾執成，通率諸軍同時俱攻。斬張南、馮習及胡王沙摩柯等首，破其四十餘營。漢將杜路、劉寧等窮逼，請降。漢主升馬鞍山，陳兵自繞。遜督促諸軍四面感之，土崩瓦解，死者萬數。漢主夜遁，驛人自擔，燒鏡鎧斷後，僅得入白帝城。其舟船器械、水步軍資，一時略盡。尸骸塞江而下。漢主大慙，恚曰：「吾乃為陸遜所折辱，豈非天邪？」將軍義陽傅彤為後殿，兵衆盡死。彤氣益烈。吳人諭之使降，彤罵曰：「吳狗安有漢將軍而降者？遂死之。」從事祭酒程畿沂江

而退。衆曰：「後追將至，宜解舫輕行。」畿曰：「吾在軍未習，為敵之走也，亦死之。」初，吳安東中郎將孫桓別擊漢前鋒於夷道，為漢所圍，求救於陸遜。遜曰：「未可。」諸將曰：「孫安東公族，見圍已困，奈何不救？」遜曰：「安東得士衆心，城牢糧足，無可憂也。待吾計展，欲不救安東，安東自解。」及方略大施，漢果犇潰。桓後見遜曰：「前實怨不見救，定至今日，乃知調度自有方耳。」初，遜為大都督，諸將或討逆時舊將，或公室貴戚，各自矜恃，不相聽從。遜按劍曰：「劉備天下知名，曹操所憚，今在境界，

通鑑紀事 卷五十一  
此疆對也。諸君並荷國恩，當相輯睦，共翦此虜。上所受而不相順，何也？僕雖書生，受命主上，國家所以屈諸君使相承望者，以僕尺寸可稱，能忍辱負重，故也。各在其事，豈復得辭？軍令有常，不可犯也。及至破備，計多出遜。諸將乃服。吳王聞之，曰：「公何以初不啟諸將違節度者邪？」對曰：「受恩深重，此諸將或任腹心，或堪爪牙，或是功臣，皆國家所當與其克定大事者。臣竊慕相如寇恂相下之義，以濟國事。」王大笑，稱善。加遜輔國將軍，領荊州牧，改封江陵侯。初，諸葛亮與

陸遜朱然駱  
統請權防曹  
丕勿攻漢王

尚書令法正好尚不同，而以公義相取。亮每竒正智術，及漢主伐吳而敗，時正已卒，亮嘆曰：「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就使東行，必不傾危矣。」漢主在白帝，徐盛、潘璋、宋謙等各競表言備必可禽，乞復攻之。吳王以問陸遜。遜與朱然駱統上言曰：「曹丕大合士衆，外託助國討備，內實有姦心。謹決計輒還。」初，帝聞漢兵樹柵連營七百餘里，謂羣臣曰：「備不曉兵，豈有七百里營可以拒敵者乎？」苞原隰險阻而爲軍者，爲敵所禽。此兵忌也。孫權上事，今至矣。後七月，吳破漢書。

到。冬十一月吳王使太中大夫鄭泉聘于漢。漢太  
中大夫宗瑋報之。吳漢復通。

漢主昶太子  
禪即位

四年夏四月癸巳漢主昶於永安五月太子禪即位

鄧芝請諸葛  
亮通好於吳

秋八月漢尚書義陽鄧芝言於諸葛亮曰今主上幼  
弱初卽尊位宜遣大使重申吳好亮曰吾思之久矣  
未得其人耳今日始得之芝問其人爲誰亮曰卽使  
君也乃遣芝以中郎將脩好於吳冬十月芝至吳時  
吳王猶未與魏絕狐疑不時見芝芝乃自表請見曰  
臣今來亦欲爲吳非但爲蜀也吳王見之曰孤誠願

與蜀和親然恐蜀主幼弱國小執偏爲魏所乘不自  
保全耳芝對曰吳蜀二國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  
諸葛亮亦一時之傑也蜀有重險之固吳有三江之  
阻合此二長其爲唇齒進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  
立此理之自然也大王今若委質於魏魏必上望大  
王之入朝下求太子之內侍若不從命則奉辭伐叛  
蜀亦順流見可而進如此江南之地非復大王之有  
也吳王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遂絕魏專與漢連和  
五年夏四月吳王使輔義中郎將吳郡張溫聘于漢

自是吳蜀信使不絕。時事所宜，吳王常令陸遜語諸葛亮。又刻印置遜所，王每與漢主及諸葛亮書，常過示遜，輕重可否，有所不安，便令改定，以印封之。漢復遣鄧芝聘于吳，吳王謂芝曰：「若天下太平，二主分治，不亦樂乎？」芝對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如并魏之後，大王未深識天命，若各茂其德，臣各盡其忠，將提枹鼓，則戰爭方始耳。」吳王大笑曰：「君之誠款，乃當爾耶。」明帝太和三年夏四月，吳主使以並尊二帝之議，往告于漢。漢人以為交之無益，而名體弗順，宜顯明正。

亮請勿絕權盟好

義絕其盟好。丞相亮曰：「權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略其釁情者，求犄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絕，讐我必深。更當移兵東戍，與之角力，須并其土，乃議中原。彼賢才尚多，將相輯穆，未可一朝定也。頓兵相守，坐而須老，使北賊得計，非筭之上者。昔孝文卑辭匈奴，先帝優與吳盟，皆應權通變，深思遠益，非若匹夫之忿者也。今議者咸以權利在鼎足，不能并力，且志望已滿，無上岸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權之不能越江，猶魏賊之不能渡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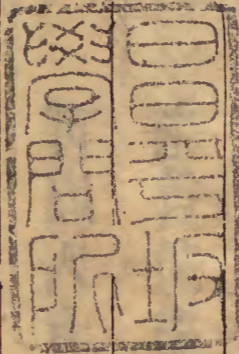


通鑑綱目卷五十一  
非力有餘而利不取也。若大軍致討，彼高當分裂其地，以爲後規。下當略民，廣境示武於內，非端坐者也。若就其不動而睦於我，我之北伐無東顧憂。河南之衆不得盡西，此之爲利亦已深矣。權僭逆之罪未宜明也。乃遣衛尉陳震使於吳，賀稱尊號。吳主與漢人盟約，中分天下，以豫青徐幽屬吳，兗冀并涼屬漢，其司州之土以函谷關爲界。

張溥曰：先主據荆益，定漢中，關羽北擊樊，魏于禁等七軍皆沒，斬龐德，困曹仁，梁郄陸渾諸豪

亡亦同。君臣父子之誼，于斯極矣。急難相救，非可以人力爭。意者諸葛亮之不言，亦爲是也。權先負蜀，蜀必誅權。權請平而不許，黃權請先驅嘗寇而不從，曲在吳。直在蜀，自將之舉亦稱應。兵但先主出之以怒，陸遜應之以暇，以暇乘怒，道無不敗。營柵七百餘里，遇火立崩。白帝一走，主遂不起。區區劉禪，豈能爲吳夫差哉。亮旣輔政，定議通吳，非忘先帝之讐，亦謂與吳好則可圖魏。魏亡則吳自滅，以之興漢，卽以之復讐。不

虞志未酬而亮已殞也。呂蒙陸遜致難于蜀。吳之功臣。即漢之罪人。且兩國相好。無尤操欲徙都。避銳賊氣方衰。而鬪爭忽起。論者惡其背義。尤痛其失時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五十終

文化乙丑

